鹽法

煮海之利王者制其贏絀而已唐宋榷鹽其禁始嚴明初召商種屯實粟塞下而取償於鹽引法稱善焉後乃屢變漸失其故矣松屬故隸浙西竈産與民地錯雜業不專而丁多轉徙引額多而行鹽地少湖漕近而冒禁者衆所以病鹽事者非一然補救亦代有人如周文襄崔富諸公其言與事具在也

本朝大抵因明之舊而加詳焉後有繼文襄而起者設施次第可即從松屬見之矣

宋乾祐間華亭五場租額一十二萬八千袋有奇其後歲辦止七萬袋宋鹽五十斤爲一石六石爲一袋輸鈔錢十八千

景定元年實辦鹽八萬三千袋有奇是歲華罷華亭茶鹽分司權買納官黃震盡蠲逋欠及

錢

宋黃震論罷華亭分司狀　某近準牒差往嘉興府管下散還亭戶塩本錢凡天涯海角細民平昔含寃茹苦不見天日之地一一親到因得訪問亭場灶數無減而鹽課折陷其弊安在乃知皆自華亭分司苦楚椎剝至亭戶逃亡始夫分司幹官祖宗法所無有也頃歲馬端明持庾節閔亭戶赴本司期限涉遠分遣幹官一員以便民日引月長偏方下邑一介小官赫然振監司之禮影附並緣實繁有徒請以親所見聞之實言之亭戶[illegible]後有納也自創分司亭戶一到請[illegible]十有二細民無一致[illegible]

統催者領之支應需索之餘所存無幾往往又以欠[illegible]抑令八十貫折納鹽一斛往往徒手而歸是使亭戶逃亡而鹽課折陷者分司也上戶與下戶均爲齊民彼所自有者本亦一灶耳官司以其事力可以濟乏才智可以服衆使之督辦謂之統催亦必勸以恩禮然後拘以法制近者分司吏卒視爲奇貨而漁獵之係纍其妻妾破壞其家產甚至有訊腿荊五十而一荊取杖錢五貫者一訊之頃費二百五十千他可類推矣某目見浦東場等處高堂峻宇毀折垂盡皆舊日富家上戶苦於追補至此使亭戶逃亡而鹽課折陷者分司也天下細民之苦莫亭戶爲劇豈止冬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而已哉夏日酷烈人所必避獨亭戶反就之以爲凉蓋煎塩灶舍火氣熾盛一出清天白日之下即清凉也冬寒雨雪官司優恤凡居里巷者皆散錢米獨亭戶反因之而重罪蓋煮海爲塩全籍晴日一至深冬沍寒之際必缺額也況如某所經歷下沙青村袁部浦東等場三數百里無禾黍菜蔬井泉所食惟鹺水煮麥其苦尤甚所宜痛恤而分司廳以去之官斷杖乃日不下四百座半歲之間死於非命者七人是使民不以人道使亭戶逃亡而塩課折陷者分司也本司半月一比較分司五

日一比較本司牌匣之費近百千分司牌匣之費過八百千日補鹽曆五日一比七十千日巡鹽曆亦五日一比七十千此外非泛橫出加以罪名有費至萬貫者蓋無一不出於亭戶此其使亭戶逃亡而鹽課折陷皆分司爲之也況復有亭戶之所已納分司反從而折陷之者蓋分司即本司一幹官在外者耳而體貌幾與本司埒三司六局排軍授事無一不備茶酒至八人扇吏六十人又各有其徒名貼司者二十餘人獄子十餘人其徒號親人者一百五十餘人自司屬至轎散番通近四五百人合兩買納官一支鹽官四廳在縣共千餘人人以十口之家計之是十萬指衣食于亭戶故雖吏胥之支移日以繁卒徒之隳突日以頻而所得猶不足以餉所欲遂于納鹽每斛一石五斗四斗之外增鹽二枚買納官支鹽官及催吏詐言斛淺喝令罰枚枚率近一小斗此實亭戶之所已納而官自折陷之者一也每斛官給亭戶本錢價十五貫今亭戶無鹽折納八十貫而官自買鹽夫鹽出于亭戶者也亭戶無鹽可納而納錢矣官司既取錢于亭戶將買鹽於何人此不過以多量[illegible]餘[illegible]抵數目而錢入官吏之手耳此則亭戶之所[illegible]也贈[illegible]折納本皆屬支買[illegible]與分司廳通同則不敢故曰使亭戶逃亡而鹽課折陷皆分司爲之也某不佞竊謂必欲亭戶之逃亡者復業鹽課之折陷者復舊非省罷分司廳不可若曰無分司則追會遠某謂自華亭過長泖當湖止一日水程非遠也免分司五日一追而就本司半月一較雖遠不易於前日之近者乎若曰無分司則拘榷難某謂諸場榷到鹽皆場官催吏自爲之分司無毫釐力免分司苦虐而專責合場官吏方將易榷安見其難者乎往歲未創分司課額不妨登足自創分司二十年間課額反虧無益有損而不行省罷弊將安極乎敢望敷奏朝廷將華亭茶鹽分司徑行省罷併將買納場文武兩員省罷一員仍自使司立定買納場吏卒人數後不許私自增添本司常行覺察豈惟國課之幸實國脉之幸

震論復祖額在恤亭丁一曰發鹽司之積以招流亡夫鹽司之所積皆鹽利之所餘財聚於上民散於下今若於所積錢內小撥數十萬緡場遣一官出榜堆錢招其復業不責其還則復業者衆祖額將不期而自復二曰除出剩之弊以禁苛取夫鹽本錢每斤二百舊會時價不過十一錢足又籮筵錢二麥錢二稅錢草蕩錢柴租

錢逢干退一錢諸項並干數內尅退使錢盡入亭戶之干尚不足了官司糜費豈可更求贏餘今亭戶有納鹽有消耗鹽有滷折鹽有解面鹽有罰枚鹽有漏折鹽有剩二斤方了一斤其弊皆始于利出剩若不取出剩則人必大悅祖額將不期而自復三日標體統之要以省煩擾夫官多則吏多吏多則民擾而小官分鹽司之權其勢又不免引而高之吏卒之並緣尤甚浙西諸場舊各置催煎官一員縣市置買納官支鹽官各一員而提舉司總其權於上其後爲人擇官漸大添設今或提舉官仍舊或改創提領分司官欲許各場皆得專達而買納官仍止一員不許干預催督如舊制則民免橫擾祖額將不期而自復四日定散本之法以免減尅舊來監官各自散錢久而浸漁入已遂從監司委官散錢又復添取常例合選清彊官單車到場大第轉送後支散錢到場逐一體問場監有所憚而不敢私尅則民得實錢祖額將不期而自復五日擇監臨之官以善催趁夫場官之所職者催煎也其要在預給工本趁晴速催有雨輒止柰何晴明此限陰雨亦此限施行全不中節權攝類非眞官俸滿亦不府給其志何在而能爲公今若照各州縣例改明敎

場監臨之官以催辦煎鹽爲職而煎鹽之人日遷產業之舊以應常心在法亭戶產業不許典賣今不特上岸水田典賣無餘而草蕩麥地坐落亭場初不煎鹽而止據其地今若出榜曉諭立限歸還則民有常產祖額將不期而自復復故區區願以恤急而未欲以復祖額爲名復祖額之名一立必有趁辦於其下以愈耗恨本者矣

乾道八年併西鹽倉入北倉元貞初能在舊西河東

按西鹽倉原張之翰西鹽倉記略　松江枕江負海厥土廣潟牢盆之贏實百他郡後墜爲府仍舊浙西鹽鹺併浙江東錢清西興及江北六場隸焉舊有倉嵁附以來廢爲瓦礫昭信校尉浙西鹽使阿散前任松江府判官有明敏稱閫十年來薦是同至之日首以倉爲急務乃率僚吏即故區區願以倉爲急務乃率僚吏即故基峙屋八十一楹既成未爲記于謂修廊緩廻簷角翔舞重欒傑棟屬連演迤出素氷裂雹碎眩轉的礫北倉之儲若雨集此倉之營造也漉沙結白熬波隨潮上下富商巨賈雲合雨集也領斯倉者或邪溝暗港私販妄牟私利相視混晶莫辨爲惡可不屏息乎或倉吏綱運奸蠹利如毛思所核視乎又或上廚國用下闕民食利未興而害未

除可不思所建白乎昔杜中立爲義武節度使歲輓塩海濱人甚苦之至數百人具舟以載民不勞而軍食足當時號爲飛雪將劉忠肅責監衡州塩倉人皆食善塩且儲其羨以爲償弊減什七八父老目爲學士鹽今昭信建立若此則中立忠肅之才再見矣夫

元初鹽課無額至元十三年兩浙通辦四萬四千餘引引價五兩十五年始立額一十五萬九千餘引引益九兩元貞以後歲有增益至順元年辦及四十八萬引引價三定出熬波圖比葉知本所陳少異後至元至正間凡再減鹽額兩浙通辦二十七萬引府境五場爲額十五萬六千餘引比宋祖額增二萬八千實辦七萬四千九百一十八引有奇比定書

下沙場三萬三千四百一十五引七十九斤

浦東場一萬六千六百六十四引一百九十斤

橫浦場一萬二百六引一百八斤

青村場一萬七十七引二百九十五斤

袁部場四千五百五十四引二百七十四斤

至元中李守忠副兩浙都轉運使有以沿海塗蕩餘利獻于官者隨賜貴近遣使趣徵甚急守中時不與其白行省反覆至再同列爲之寒心未幾貴臣敗遂罷其事○元趙之章同知兩浙轉運特浚河運塩以省陸運勞費又留粟賑亭戶活饑民一萬四千一百七十二口○俱見陳旅碑記

元葉知本陳減鹽價書　臣聞漢宣帝詔曰鹽民之食而價或貴衆庶重困其減天下塩價漢時塩價遠不可詳臣以爲必輕於唐也唐之塩價天寶至德間斗塩十錢是兩文銅錢一斤自祿山叛亂天下兵興肅宗命第

五琦轉運江淮財賦始變鹽法斗鹽增作一百一十是二十二文一斤至德宗急于聚歛相盧杞用陳少游加賦于民斗鹽增至二百七十召天下之民怨朱泚之亂階此則陳少游之罪也順宗初立即減鹽價憲宗又減大貴不過五十文一斤宋之鹽價比唐尤賤斤鹽八文貴至四十七文而止唐宋用兵仰鹽供給其價不得不貴今天下一統四海息兵無宿師轉餉之費萬邦貢賦俱入王府無用度不足之憂而爲政者但思今日增鹽額明日增鹽價必欲[illegible]之民財斲喪國家之根本臣不知其用心何[illegible]歸附之初鹽價中統鈔十二貫一引該錢三十文一斤至元十五年初定鹽額兩浙運司歲辦作二十二萬引當年辦至中統鈔二萬四千八百六十餘定至元二十四年桑哥作相減里虛權鹽額作四十五萬引包辦以此詖罔朝廷營求運使此時兩浙人民尚畱減里到任肆其威虐止辦得三十四萬八千餘引得中統鈔一十一萬八百七十餘定次年蒙都省明見減里虛誕奏減一十萬引定作三十五萬引爲額以鹽價言之自十二貫爲始一次增作十五貫[illegible]次增作二十五貫[illegible]一次增作一定則是歲辦[illegible][illegible]江淮鹽課四十萬緡代宗用劉晏

旅經理初年二百萬緡至大曆年間歲得六百萬緡當時天下租賦歲入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半六百萬緡準今一萬二千定也除淮鹽一百萬引外臣只以浙鹽言之已收唐時三倍之利比德宗時一歲租賦已有九百萬定之多至此亦可止矣大德年間又增鹽額十萬引又增鹽價十五貫至大四年又增鹽價十貫續又增二十五貫通作一百貫一引是官價二百五十文一斤也較之唐宋最重之價增多四倍民何以堪價既取二百五十文一斤官豪商賈乘時射利積塌待價又取五百文一斤市間店肆又微三分之利故民特一貫之鈔得鹽一斤賤亦不下八百瀕海小民猶且食淡深山窮谷無鹽可知陛下登極聰明睿智遠覽古今天下臣民想望至治臣意前日聚歛之臣所爲害民之政陛下必能革除以結人心固邦本也皇慶二年忽又增兩浙鹽額十萬引差撥灶戶害及附場百里外之民怨忿亡身者有之延祐二年又增鹽價每引一定臣不意陛下以聖明之君而左右大臣猶行此剝民之政也使臣遇德宗盧杞之時臣不敢言今陛下聖學高明獨不能如漢宣帝乎此臣所以惓惓有言臣願陛下痛減鹽價使天下之民皆無食淡之苦然後遴任運官設檢校所限

官豪買引復附場百里賣鹽另置魚鹽局以便海島小民均撥灘場柴薪以優恤新撥灶丁如此處置皆太平快活條貫也願陛下汪意

行之勿爲衆議之臣所誤

陳脩自題熬波圖　錢塘江水限吳越三十四場分兩浙五十萬引課重難九千六百戶優劣火伏上中下三則煎運春夏秋九月程嚴賦足在恤民煮是土人口下血

明設兩浙都轉運鹽使司於杭州設松江分司於府境下

沙鎮以同知或副使一員莅之統新舊八場　比元制減一增四

計二十七團竈戶分給柴蕩工本鈔督辦鹽課其竈戶

附近能煎鹽者曰濱海居遠不能煎鹽者曰水鄉水鄉

例出柴滷價錢貼雇濱海竈丁煎辦其後鈔法變更柴

[illegible]催取濱海竈丁曰就貧困正統六年[illegible]撫

仍即周恤乃以水鄉竈戶應納糧六萬餘石盡留本

支用節其運耗置贍鹽倉分貯各場總三萬六千餘石

用以賑贍鹽丁及補逃亡闕課所貼柴價亦貯之各倉

官爲支給又選殷實竈丁爲千總催其大爲頭目

輪年應當有消乏者依前選替當時便之　按崔富鹽政一覽贍鹽倉已不見登載而水鄉柴價改徵爲米其後諸人屢有更張具列于後

各場竈戶共二萬七千八百五十三丁柴薪蕩五千七百十六頃八畝有奇歲給工本鈔一萬五千三百六十一定一貫九十一文有奇額辦鹽七萬六千八百一引一

百三十七斤十一兩每引重四百斤比元實辦數增一千八百八十四引有奇其鹽分二等鹽司按歲徵辦商人執引照支依次遞給者謂之常股增入中納不依資次引到即支者謂之存積正統以來常股四分存積六分成化間御史李璿奏改常股六分存積四分

濱海竈戶一萬七千八百五十四丁該辦鹽四萬八千八百六十六引三百九十三斤六兩三錢

水鄉竈戶九千九百九十九丁該辦鹽二萬七千九百三十五引一百四十四斤四兩七錢共折納米四萬三千四百一十石分貼濱海竈丁代爲辦課近歲竈[illegible]取有一[illegible]

浦東場六團竈戶三千四百三十丁共受蕩六百六十一頃五十二畝七分每丁一十九畝三分歲支工本鈔二千三百七十一錠八百一十八文每丁三貫四百五十六文共辦鹽一萬一千八百五十引三百二十七斤五兩三錢每丁三引一百八十二斤六兩四錢　內濱海一千七百二十三丁該辦鹽五千九百五十四引二百七十五斤三兩三錢　水鄉一千七百七丁該辦鹽五千八百九十九引一百五十六斤十二兩八錢每丁折納米六石共米一萬二百四十二石

袁部場五團竈戶三千四百六十二丁共受草蕩三百三十九頃九十三畝一釐每丁九畝八分一釐八毫八絲歲支工本鈔一千二百二十八錠三貫一百三十三文每丁二貫五百文共辦鹽八千七百四十三引一百四十六斤一十二兩二錢每丁二引二百一十斤三兩　內濱海二千四百一十九丁該辦鹽六千一百九引四十三斤九兩　水鄉一千四十三丁該辦鹽二千六百三十四引二十五斤九兩每丁折納米四石共米四千一百七十二石

青村場四團　竈戶四千一丁共受草蕩五百四十六頃四十二畝一分四釐每丁一十三畝六分五釐七毫歲支工本鈔二千六百錠三千八十九文共辦塩一萬四百三引二百十五斤一兩五錢　內濱海三千六百三十二引二百四十斤一兩五錢　內濱海三千六百三十二引一百一斤二兩五錢九丁該辦塩九千四百六十二引一百一斤二兩五錢　水鄉三百六十一丁該辦塩九百四十一引一百一十三斤十五兩每丁折納米四石共米一千四百四十八石

下沙場五團　竈戶五千二百五十四丁共受草蕩九百七十一頃九十九畝每丁一十八畝五分歲支工本鈔二千八百一十六錠三貫九百四十五文每丁二貫六百八十文五分共辦塩一萬四千八十三引一百三十八斤十二兩八錢每丁二引二百七十二斤三兩二錢　內濱海三千五百二丁該辦塩九千三百八十七引四十四斤六兩四錢　水鄉一千七百五十二丁該辦塩四千六百九十六引九十四斤六兩四錢每丁折納米四石共米七千八百

下沙二場三團　竈丁蕩鈔等數並同一場　內濱海二千七百七十四丁該辦塩七千四百三十五引二百八十二斤十二兩八錢　水鄉二千四百八十丁該辦塩六千六百四十七引二百五十六斤每丁折納米四石共米九千九百二十石

下沙三場三團　灶戶五千二百五十三丁共受草蕩一千一百五頃九十九畝七分每丁一十八畝五分歲支工本鈔二千八百一十定一貫三百六十文每丁二貫六百八十文五分共辦塩一萬四千八十一引二百六十六斤九兩六錢　內濱海二千八百九丁該辦塩七千五百二十九引二百九斤十二兩八錢　水鄉二千四百四十四丁該辦塩六千五百五十一引五十六斤十二兩八錢每丁折納米四石共米九千七百七十六石

青浦場三團　舊設　竈戶九百四十三丁共受草蕩二百八十二頃九十畝每丁三十畝共辦塩二千五百二十七引三百十四斤一兩一錢每丁二引二百七十二斤三兩七錢　內濱海七百三十二丁該

辦塩一千九百六十二引七十三斤四兩四錢　水鄉二百一十一丁該辦塩五百六十五引二百四十斤十二兩七錢每丁折納米四石共米八百四十四石

天賜場　舊設　竈戶二百五十六丁共受草蕩一百九十五頃三十二畝八分每丁七十六畝三分共辦塩一千二百六引一百六十三斤三兩二錢每丁四引三斤一十二兩二錢

明崔富鹽政一覽序　煮海之道在通商旅省轉輸足邊餉以利民而已皇明奄有天下設都運司六自餘量地廣隘置提舉司塩課司差等領之功實茂焉兩浙塩課各有優責且以松江一分司言之丁將三萬人非不多也頃逾五千蕩非不廣也而額塩歲凡七萬六千八百六引有奇苟能上下同心效力則國有餘用矣柰何人病登場以數萬之衆而在灶親煎者才三千一百七十五人蕩吞鉅戶以三千一百七十五人縱使下手而旺月乏柴塩從奚就霧橫煙斜積日累年人但見滷灶煎塩矣然不知隨煎就賣小者徒以餬口大者競相肥[illegible]納官者幾何人邪是以闔[illegible]

[illegible]此弊既命監察御史專理之復命少監都御史綜理之客商無塩設法完給灶丁無粮設法賑給場團缺盤設法鑄給以致草蕩斛斗之類無不究心期月之間百廢具舉而塩法一新夫塩本無爭惟于利而有爭故有無窮之弊況八場之事散在牘案不萃著于籍未免得此失彼乃于督課之餘旁搜博采編成是帙雖無深謀遠慮與乎其間庶幾開卷之頃一分司之事若大若小始終本末不待思索而舉在目前則于國家煮海足邊之方未必無小補云成化五年歲次己丑冬十二月甲子朝列大夫同知兩浙都轉運塩使司事燕山崔富敎之撰

成化間御史林誠奏定折徵鹽課例每三分爲率以二分存場給客餘一分照商人折支例　時以無塩給商每引折與銀三錢

徵銀入官送運司轉解

二十二年知府樊瑩議以水鄉折鹽米均入該縣糧耗

項下帶徵白銀華亭五千四百五十八兩有奇上海三千二百五十九兩五錢有奇徑送運司交納原撥草蕩價仍與各場徵解其納米竈戶還入民伍當差

弘治十一年御史藍章復會水鄉戶補濱海竈丁後知府劉琬欲併其鹽課于秋糧帶徵不果按水鄉折鹽米則不當重役又于秋糧帶徵是重徵也

正德三年沿海富家言水鄉蕩價內白塗銀無徵遂割民間已入黃冊科鈔分補不足再加縣糧耗米包補謂之白塗蕩價自是民戶歲代各場補納鹽課矣

隆慶三年丈田均糧富家將水鄉蕩戶報爲科糧民田以絕竈戶之告分或指爲濱海丁蕩以拒縣人之丈量俱該場姦人受賄而除冨家之額也

按林御史商人折支例顧文僖言每引折與銀三錢似未詳也弘治元年令浙西鹽課折銀七錢者減爲六錢又弘治二年令兩浙水鄉竈戶每引納銀六錢嘉靖中丞周用亦言松江分司每引折銀六錢一半解部一半給商然則給商三錢而解部者復三錢乎一引也既取於商中復取于丁課言利亦已悉矣沈淮所以深病之歟

明國子生沈淮鹽政奏疏畧一卷給工本洪武中每竈一丁給與工本鈔一貫六

十文以備器用以給口食當時鈔一貫可易米二石灶丁之優裕可知矣自鈔法廢弛所謂工本者名存實亡不與之本而收其利世未有是理也臣觀沿海沙地及水深長蕩舊制蘆稅鈔六十文竊意所給工本蓋此鈔也今諸場不復徵鈔已改收平米三升或五升官既可以充工本則器用帶口食周以來而易鈔灶獨不可改鈔而給米乎乞查改徵蕩米照依原定鈔貫筭給灶戶以充工本庶灶戶皆有附近草蕩以供煎鹽柴薪約計民感聖恩樂輸無怨而所謂蕩灰場舊法灶戶所收價值可抵今一丁鹽課之半其後場司以灶丁屢易不復撥與俱爲總催豪右侵占樵割或開墾成田收利入已仍干各灶名下徵取全丁額鹽夫既無工本又無柴薪使灶丁曰捩輸鹽立法初意豈若是邪又聞各場灶戶多無灰場往往入租于人始得攤晒夫灰場者產鹽根本與草蕩皆丁之命脈也乞委所司追取宣德正統以來草蕩舊數踏勘明白照丁撥派明立界限以防侵奪灶戶無灰場者官爲處置給與無使重紳私租大約米以爲之工本有蕩以給其柴薪而攤場又無納如此而鹽課不充則亦無是理也

以爲生路不得爾矣其大鄉遠都二三十里之外屬四濱海丁關食以補之然業非素習彊而使之終無益于事也以是舊例水鄉每丁貼助滷米六石或四石代與辦鹽每歲滷丁到鄉隨續收取雖云貼米錢布雜物無所不受出者不覺其難收者各得其用甚良法也其後鹽司定立千百長名役令收水鄉鹽價騷擾侵漁而人始不堪矣知府樊瑩憫其若此請以鹽價均入秋糧帶徵起解原撥蕩價亦與各場徵收于是鹽課不虧逃亡復業後因濱海灶丁消耗復用水鄉貧補彊者百方規避而逃雖有補灶之名殊無辦鹽之實訪得沿海居民原非灶籍而私自煎鹽者往往有之乞敕所司今後滷丁逃亡者亦以此等居民貧補或犯徒罪發充灶丁比之重役水鄉有名無實相去遠矣四倉止折徵國家開設鹽司而爲邊計然惠養元元之意亦在其中非專于求利也民化間因各場無鹽給客每引折與銀三錢比之中納其利十倍邳鹽衙史林誠以爲歸利于商孰若歸利于國秦將灶丁鹽課一半折銀解京一半存場給客兩浙鹽政自此而大裹矣夫灶用以煎鹽爲業不徵鹽而徵銀鹽既以私鬻而得銀則與販之徒不啻而集且將

無以禁之況初給價銀非皆本色又且非時灶丁貧者或先事而逃催目在者率併爲倍納歲消月磨無慮十減六七矣欲利反害無甚于此伏乞特敕運司自正德元年爲始停止銀兩照舊徵鹽則灶丁蒙惠養之仁而私販之徒亦無所籍口矣五禁革賣引凡支鹽引目不許中途增價轉賣此舊例也近歲商人不利關支而利售賣以中鹽原無名也則鹽之曰合本以賣引明有禁也則諉之曰分撥所賣之引無關支者又許買補連結牙行公爲興販夫引既非其本名鹽又不由倉領不謂之私販而何又有豪猾之人假托權勢支領之際任自爲主或併包夾帶私鹽或落價折準庫物官吏疊其聲威催目受其凌虐乞自今凡遇開中委御史一員專察凡監臨官吏詭名及勢要之人冒禁上納者許令究問商人則令供報子侄或兄弟在官以便盤結有仍前私賣及假托者依法問罪鹽貨入官其所中納係存積者支與見鹽係常股者亦急與催辦無令久候以啓幸心六存恤灶丁夫刮沙汲海炙日熬波天下之工役未有如灶戶之勞者蓬首黑肌灰臥糠食天下之人民未有如灶戶之窮者加之有司與鹽司分爲兩家鹽司[illegible]

已其督鹽課者雖百方籌趨有司不問也其徵賦稅者雖百端取索鹽司不知也彼灶戶者何辜于天何罪于官而獨罹此極乎況濱海土地類多沙瘠比之水鄉沃土大半不侔府之稅糧論糧加耗而不以田蓋爲此也近歲有司不原初意槩與水鄉同加耗未至點均徭亦不分肥瘠一例出銀查得浙江錢塘縣竈戶施安海寧竈戶徐淮等各告巡撫都御史彭韶李嗣至蒙聽理將竈丁全戶正糧並折金花銀兩錢塘海寧與華亭上海同一浙西地也乞敕所司比二縣事例將濱海灶丁量爲存恤訪求先年侍郎周忱事例設法賑濟其[illegible]雜泛差徭悉與除免庶幾瀕海窮民[illegible]他係累得以畢力事功雖勞不怨矣

按竈丁消耗蓋有其由蕃息招徠亦必有道如前代黃葉諸公及此疏所陳是已今不務存撫但知選僉選僉未幾又復消耗此固鹽司之失然有司不求本末遇有僉補即議均陪夫海之鹽猶田之粟也鹽課之不充補

之以粟農田之無歲海豈能知之必若亭戶消亡則鹽當絕矣而海氓之食利自如官課雖虧而私家之興販猶昔也以此質之鹽司其有說乎且事當探本謀當慮後松田稅重極矣又加以海孰能當之此長民者所當留意顧志

嘉靖十二年周御史題准清理竈丁均分蕩地將實在鹽課通行各場照依見在丁數均勻辦納其草蕩先爲豪強兼併逐一查出均撥聽巡鹽御史每五年一次委官分投清理永爲定規

[illegible]二十六年鹽法道覆議濱海竈戶分給蕩地爲執豪兼占以致貧戶虛賠鹽課通行各分司嚴督各場查究追給

浦東場　原五千一百三十八丁今五千二百八十丁　草蕩四萬九百九畝二分四厘每丁得分七畝九分四厘七毫有奇　灘場二千一百一畝六分四厘每丁得分三分九厘八毫四忽

袁部場　原三千四百六十二丁今六千七百二十丁　草蕩六千三十二畝三分每丁得分八分九厘七毫有奇　灘墩三千八百三十七畝八分七厘每丁得分五分七厘七毫一絲

青村場　原四千一百三十六丁今一萬二千八百丁　草蕩三萬三千七十六畝七分四厘每丁得分二畝五分八厘四毫零　灘墩一萬一千八百一十九畝一分一厘每丁得分九分二厘三毫三絲零

下沙場　原五千二百五十二丁今一萬四千四百丁　草蕩六萬五千三十一畝二分每丁得分四畝五分一厘六毫　灘墩五千五百三十四[illegible]每丁得分三分八厘四毫三絲　言所不言畝未詳但以分得之

數按之則所
亦爲畝也

下沙二場原五千二百五十二丁今一萬四千四百丁
草蕩六萬三千九百五十畝每丁得分四
畝三分八厘一絲一忽　灘塗一萬八千六百
九十二畝每丁得分一畝二分八厘二絲七忽

下沙三場原五千二百五十三丁今五千二百八十二
丁　草蕩四萬九千九百五十畝每丁得分
五畝四分四厘九毫五絲　灘塗八千一百八十
七畝六分三厘每丁得分八分六厘一毫八絲

按司鹺之言如此恐亦不能盡行也迫四十二年巡鹽
御史楊鶴因有均課之議其言曰各丁場蕩有歸并總
催者有私相典賣者應于得業之家追抵課額除去原
丁名下蕩價則知二十六年按丁給地之法不盡行矣
是相沿爲常或有丁而無地或擅地而非丁於

民占竈産之訐數煩案牘而積重難反無益貧竈徒
富民而已

萬曆四十二年裁定三縣派徵水鄉銀數

華亭縣派徵水鄉銀四千六百八兩五錢一分五釐九
毫三絲四忽一微五纖大沙四廒大垛　草蕩銀一千
六百九兩六錢二分一釐五毫

上海縣派徵水鄉銀二千四百二兩一錢九分六釐六
毫二絲七忽八微四纖四沙六塵　草蕩銀三千
九百四十六兩一錢六分四釐六毫二絲三忽五微
白塗銀四百九十八兩一錢四分九釐八毫　倉基稅

銀五兩五錢七分九釐六毫六絲解京

青浦縣派徵水鄉銀一千七百八兩九分七釐五毫九絲七忽九微八纖二沙二塵二埃

以上除上海倉基稅銀外餘俱一分解京二分給商　陳志

按縣徵水鄉蕩銀於順治十五年巡鹽御史祖建明行各場收解矣

按萬曆季年猶有給商之課則成弘改給折色以足商人引額法尚在也天啓而後無所謂給商者商人納引官取其稅如榷關肰迫執引買鹽與竈丁相市聊別於私販而已

包補課銀見於正德三年又萬曆十五年下沙三場夏禹績等呈兌上海縣每年包補下沙三場鹽課本色銀九十五兩八錢五分

萬曆四十二年袁部場總催蔡師澤等呈允各場補袁部場課額一千四百三十三兩七錢一分二釐陳志巡鹽御史楊鶴題奏張宮諭以誠爲作碑記時參其議者松江分司強某司理吳之甲也

師澤等言本場原蕩三萬三千九百九十三畝屢罹潮患僅存六千七十二畝三分每丁不過分蕩一畝而納銀至三錢八分二厘七毫五絲較各場迥異乞蠲派一縣裒多益寡云云院司議將崇明縣天賜場新題加課銀六百兩抵補外餘八百三十三兩七錢一分二厘撥派浦東等六場

浦東場撥丁蕩四萬九百九畝二分四厘計派銀一百三十兩七錢九分九毫

青村場撥丁蕩三萬三千七十六畝七分六厘五毫計派銀一百五兩七錢四分九厘

下沙場撥丁蕩六萬三千三十畝計派銀二百七兩九錢一分一厘三毫

下沙二場撥丁蕩六萬二千九百五十畝計派銀二百四兩四錢二分四厘

下沙三場撥丁蕩五萬一千七百七十二畝四分八厘計派銀一百六十五兩五錢二分二厘

袁部場撥丁蕩六千三十二畝三分計派銀一十九兩二錢八分五厘八毫

以上六場蕩共二十六萬七百七十一畝九分八厘五毫每畝派銀三厘一毫九絲七忽一微共八百三十六兩七錢一分二厘

名曰包補　陳志

各場總催正統元年儹催糧儲總兵及各處巡撫侍郎至京會議軍民利便事宜一松江屬縣釐戶充糧長者止令辦納本戶鹽課不許謀充總催頭目庶稅糧[illegible]

兩不誤

按此言既充糧長不得復充竈戶總催恐其竄籍誤公也

正統三年巡撫侍郎周忱言松江鹽場總催頭目一年一代朘削竈丁致其失業今後宜選殷實大戶常川應當若有仍前剝削者逮問革役　六年忱議選殷實竈丁爲十排年總催其次爲頭目輪年應當有消乏者僉補更替當時便之　景泰元年上海縣民奏本府原隸兩浙運司近以分司隸浙江布政使司不行忱法又設總催頭目民甚苦之下其事監察御史林廷舉等議言宜令浙江布政使司推行忱法革總催頭目從之

有司以丁力相應者作十總催歲輪一人率領比較以完十甲之課再點收頭收銀亦通年一易革積年久役侵收之弊　按今總催即是收頭[illegible]充解戶耗費百出非有昔時謀充[illegible]各場灶丁多不至場凡稱辦課[illegible]者皆本管總催及造冊書手之田本戶未嘗聞[illegible]場歲辦塩課俱是總催各以所管田地灘蕩召附[illegible]民耕樵晒煎收租納課及引商亦以銀向窮民買塩運掣但各催納銀畧同而所分土地美惡多少則異故貧催多逃課銀常虧善乎陸文裕之言曰塩法在晒土爲鹵以成而欲晒土必有攤場欲煮鹵必有草蕩今悉爲總催所并而塩課又爲總催所欺灶丁不過總催家一傭工而已欲處之在于盡復灶丁之場蕩而盡懲總催之姦欺則弊其息乎　按此論見于申文定塩法議然其後總催納銀一視產業多寡美惡蓋多寡既有畝步美惡亦分等第可無不均之歎矣

萬曆四十三年兩浙巡鹽御史楊鶴定照蕩僉催之法實查蕩戶名下蕩產若干不許花分子戶計畝僉差[illegible]籍而定其貧竈有無蕩者不波及

浦東場六十名　袁部場二百名今一百六十名　青村場下沙場下沙二場下沙三場各三百名　按鶴所定照產之法役已均矣嗣因場蕩高下不同復議照稅其法尤便今浦東橫浦諸場有之　又按鶴別議云上海塩場總催一名向值銀一百兩今不下二百兩緣每名分受海灘若干弓約上鄉田百畝中鄉田百畝草蕩百畝其值倍于膏腴而歲額亦不過若干華亭水鄉膏腴鉅萬富[illegible]動以千計歲入倍于沃壤兼以例援優恤役[illegible]輕而利厚今須大豁侵占之端實勘場[illegible]又云灶戶窮年汗血苦倍于民舊例編僉[illegible]載在令甲可考邇來有司異視灶丁一[illegible]今後有司除奸灶希圖兩躲差役逃出本場境[illegible]民產或詭寄他人田土聽有司一體編差外其餘灶丁田比該里獨多一倍以上方報充當若田土無多及丁力不堪者不得一概編僉雜泛差徭

按楊侍御一言竈役之利如彼又言其苦如此二說非相病也明制竈丁優免民戶雜泛差徭又竈丁犯罪徒流遷徙罪止杖一百仍煎鹽果如初制竈丁未嘗不利也於是有謀充總催以免民戶役者今總催既照課僉充無所容其趨避而竈戶置買民田並無優免即就其受役鹺司科派酷罰亦月甚歲增矣昔弘治初彭惠安禁止分司官吏到場濫派總催出辦荅應及各衙門拜見銷牌解冊等項今總催之苦豈但倍于彭惠安時且十倍於楊侍御時矣

崇禎時都[illegible]使張繼孟悉蠲無業丁銀先是萬曆[illegible]

掣鹽萬曆七年議委該府總巡官秤掣外縣則委正官向皆隨到隨掣後以四季終爲正掣孟月終爲續掣萬曆十五年李鹽院議一月一掣掣所大都在附近地方華亭縣掣鹽在蔣涇橋埠其地有掣鹽廳事上海亦有埠復於橫浦地方驗發陳志

本朝順治二年仍設松江分司所領鹽課司六

浦東場鹽課司

袁浦場鹽司

青村場鹽司

下砂頭場鹽課司

下砂二場鹽課司

下砂三場鹽課司

水利

松故澤國承江湖之委以灌輸於海水利修則田事舉也數十年來賦役有加往績湮於翹陸識者憂之故廣舊志分爲水利條目而以治田附焉

禹貢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司馬遷云昔禹之治水於吳則通三江五湖

宋元嘉二十二年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松江滙瀆壅噎不利欲從武康紆谿開渠洽直出海口功竟不立

梁大通三年吳郡水災有言當漕大瀆以瀉淞江者詔遣

前交州刺史王奕假節發吳吳興信義三郡人丁就役

唐開元元年築捍海塘起杭州鹽官抵吳淞江長一百三十里

元和五年王仲舒治蘇隄松江爲路

吳越錢氏嘗置都水營田使以主水事募卒爲都號曰撩淺亦謂之撩清

宋景祐初范仲淹守鄉郡上書宰臣具言水利

其言曰姑蘇四郊畧平窊而爲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太湖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浚入于河謂之松江積雨之時湖溢而江壅橫沒諸邑雖北壓楊子江而東抵巨浸河渠至多湮塞已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木久而未耗來年暑[illegible]入于松江[illegible]入于[illegible]入于[illegible]也或曰[illegible]高不納北流某謂不然江海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耳江流若高則必滔滔旁來豈復姑蘇之有乎矧今開畝之處下流不息亦明驗矣或曰日有潮來木安得下某謂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來之時刻少而退之時刻多故大江長淮會天下之水畢能歸于海也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豈人力之可支某謂不然新導之河必設諸閘常時扃之以禦來潮沙不能塞也每春理其閘外工減數倍矣旱歲則扃之駐水溉田可救熯涸之災澇歲則啟之疏積水之患或謂開畝之役重勞民力某謂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稻大水一至秋無他望菑沴之後必有疾疫謂之天菑實由饑年如能使民以時導達溝瀆保其稼穡俾百姓不饑而死曷爲其勞哉或謂力役之際大費軍食某謂不然姑蘇歲納苗米三十四萬斛官司之糴又不下數百萬斛去秋蠲放者三十萬官司之糴無復有焉如豐穰之歲春役萬人日食三升一月而罷用米九千石耳荒歉之歲日以五升召民爲役因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五千石耳量此之出較彼之入孰謂費軍食哉或謂陂澤之田動成渺瀰導川而無益也某謂不然吳中之田非水不植減之使

淺則可播種非必決而涸之然後爲功也昨開五河洩去積水今歲平和秋望七八積而未去者猶有二三未能播種復請增理數道以分其流使不停壅縱遇大水其去必速而無來歲之患矣又松江一曲號曰盤龍父老傳云出水尤利如總數道而開之菑必大減蘇秀間有秋之半利已大矣畎澮之事職在郡縣不時開導刺史縣令之職也然今之世有所興作橫議先至非朝廷上之則無功而有毀守土之人恐無建事之意矣蘇常湖秀膏腴千里國之倉庾也浙漕之任及數郡之守宜擇精心盡力之吏不可以尋常資格而授恐功利不至重爲朝廷之憂且失東南之利也

按仲淹親歷海濱開濬五湖東南入吳淞江東北入於海用錢糧一十八萬三千五百貫石自後置農田水利使者專管湖塘河渠

寶元元年兩浙轉運副使葉清臣開松江盤龍滙　按續吳郡圖經盤龍滙介華亭崑山之間步其徑纔十里而迴汊迂緩乃四十里江流爲之阻遏盛夏大雨則汎溢淪稼穡壞室廬殆無寧歲乾興間屢經疏決未得其要范仲淹守平江嘗經度之未遑興作至是清臣以太史轉漕本路以太湖民田爲豪右據上游而水不得洩建議釃爲新渠從滬瀆入海道直流速其患遂弭清臣有祭滬瀆龍王文作景祐五年戊寅按戊寅即寶元元年豈改元在其後耶

慶曆元年知華亭縣錢貽範開顧會浦

章峴記畧　浦直縣西北六十里趨南龍鎮南通漕渠下達松江舟艘去來實爲衝要[illegible]之陽地形中阜積淤漸與岍等垂三十年至[illegible]新江海隅北亭集賢四鄉之民得役夫三千五百[illegible]人府教以尉孫君專董其役興三月辛酉[illegible]始于邑郛終于江滋增深四尺槩廣八丈無慮役工十萬二千九百五十

畚土平道者不預焉

嘉祐三年轉運使沈立開崑山之顧浦五年轉運使王純臣請令蘇湖常秀修作田塍位位相接以禦風濤令縣官教誘殖利之戶自作塍岍定其勸課爲殿最六年轉運使李復圭知崑山韓正彥開松江之白鶴滙如盤龍之法崇寧中郟亶又浚治之皆爲民利

熙寧元年有詔興修水利七月命雍元直自昭文編校治浙西河渠二年十二月頒農田水利約束

三年崑山人郟亶上言水利六失六得具書與圖及治田利害七事有旨令亶至兩浙運使與本路提舉司共相度

亶言環湖之地稍低常多水沿海之地稍高常多旱故古人治水之跡縱則有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瀝而碁布之亶所能記者總二百六十餘所今欲畧循古人之法七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橫塘又因出土以爲堤岍度用二十萬夫水治高田旱治下澤要以三年而蘇之田畢治

六年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沈括言浙西江浦淺塞者當浚請下司農貸錢募役從之仍命括相度浙西水利

元祐三年常平使者調蘇湖常秀之人濬青龍江分地程役常熟丞郭三益所部前期告辦

元祐中宜興人單諤[illegible]中水利畧　自慶曆二年以松江風濤漕運多敗[illegible]遂築松江長堤介于江湖之間橫絕江流五六十里[illegible]受數郡之水乃遏以長堤雖時有橋梁而流勢不[illegible]自江至海諸港復多沙泥漲

塞菱蘆叢最生是以三春霖雨則蘇湖常秀皆憂瀰漫宜
先開江尾菱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淤泥鑿松江堤
爲木橋千所隨橋徙開菱蘆爲港走水仍于下流開白
蜆安亭二江使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三州水患必
大衰

滅

按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自吳江東至青龍洩水入海
昔鹽司恐走透商稅遂塞此江籠截商稅利國幾何而
淤塞瀰流其害實大是時青龍人戶願自出
錢開浚官吏不與施行安亭今屬蘇州府

紹聖中浙部水溢轉運副使毛漸奏請拔錢氏有國時故
事起長安堰至鹽官徹清水浦入海無錫淩芙蓉湖武
進疏廟堂港常熟開疎淫梅李以入楊子江又開皇山
七鴉下張諸浦東北道吳江開大盈顧滙二浦東南浚
柘湖新涇下金山小官浦悉入於海白是水不爲患

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考三江之說以爲太湖
東注於海松江正在下流向來湖泥湮塞水溢爲患請
自封家渡古江開淘至大通浦直徹海口七十四里以
常平錢米十八萬三千餘克調夫之費因令饑民就食
確躬操畚鍤以先之水道遂通民言饑民就役多死降
二秋確曰使役不興饑民當驍首就死以此獲愈吾所
願也

大觀元年中書舍人許光凝奏太湖入海然後水有所歸
今吳中積水視去歲損二尺前歲損四尺良由開松江
瀉入浦之力吳人謂開一江有一江之利瀉一浦有一

浦之利願委官詳究利害十一月詔委本路監司檢按
松江古蹟疏導三年兩浙鹽司奏請開淘吳淞江復置
十二牐
宣和元年兩浙提舉常平趙霖浚松江白鶴滙又役夫八
萬三千七百有奇圍裹華亭泖爲田二年八月罷役勾
收人吏送平江府右獄磨勘錢物
附衛涇與提舉趙霖論水利書　某寓居江湖每見陂
湖之利爲豪強所占農人被害無所赴愬澱山一湖廣
袤四十里澤被三郡數十年來湖之圍爲田者大半無
非豪右之家旱則獨據上流沿湖之田無所灌溉水則
無所通洩沿湖被江民田無慮數千頃反爲不耕之地
細民不能自伸抑鬱受斃而已淳熙間開掘山門溜五
千餘畝乃一湖喉襟由是數十年之害一旦盡除灌溉
之利漸復八年間小有水旱果不爲災此利[illegible]
[illegible]者紹熙初忽爲中天竺寺據占使司吏輩並緣爲姦
之爾給佃後因民詞再得旨開掘緣昇佃者不曾行遣
小人無所忌憚今春復有頑民數輩約從毀撤向來禁
約石碑公然圍築浙西多仰陂湖之利非他處比前後
圍裹陂湖禁戢甚嚴具載甲令臣僚申請亦多某
昨陛辭日曾論此事甚詳少定檢尋得當錄呈也
紹興四年鹽官丞王珏開華亭海河二百餘里通漕溉田
民享其利
十五年通判曹泳重開顧會浦
楊炬記畧　紹興甲子夏大水吳門以東沃壤之區悉
爲巨浸部使者飭郡邑詢求故道導源決壅以洩水勢
於是監州曹公歷覽川原攷視高下訪於父老得顧會
浦自縣之北門至青龍鎮浦凡六十里南接漕渠而下
屬於松江按上流得故閘基僅存敗木是爲旱澇潮水
蓄洩之限復得慶曆二年修河記于縣圃而知茲河廢
興之歲月與夫淺深廣狹之制役徒錢穀之數判然察
其惠利之實有在于此矣蓋歷百有六年河久不濬而

淪塞淤澱行爲平陸遂以北亭集賢四鄉食利之民以瘠治之官給錢糧而竜以縣令簿尉公偃胥風霜率先赍屬興工自十月二十有六日役三月而河成起青龍浦及于北門分爲十部因形勢上下爲級十等北門之外增深三尺而下至鎮浦極于一丈而橫廣五丈有奇隄通三尺據上流築兩狹隄因舊基爲閘而新之後于河之東閘治行道建石梁四十六通諸小涇以分東鄉之溝浸不旬浹水落土墳由是斡山東西民田數千頃皆爲膏腴役工二十萬用糧以石計七千二百爲錢以緡計二萬五千若其宅凡見於前記者茲不暇錄

附范成大水利圖序　范成大

作隄口疏水其小渠一口日種菱今之塍岸率步水一三尺坎坷隱裂佃戶貧下至東作時鼻以備糧種其勢無餘力以及春鋪之工秋水時至莫之障防與江湖同波農人轉徙而他明年或能歸業或召新租事力愈薄閘耕增甚宜考紹興二十八年以來啟水之由其遶隣浦壞上人所謂塔白之處增築長隄使高五六尺其廣

抹災捍患之術其大槩有二曰人坎坷隱裂佃戶貧下至東作時鼻以備糧種其勢無餘力以及春鋪之工秋水時至莫之障防與江湖同波農人轉徙而他明年或能歸業或召新租事力愈薄閘耕增甚宜考紹興二十八年以來啟水之由其遶隣浦壞上人所謂塔白之處增築長隄使高五六尺其廣

隄春夏半年至秋冬之交潮土已堅定草茅生之可時安輒之臨時補綴相去遠矣至于夫力則同頃共利者不殊如一頃之田南高而北下水必先自北入北邊有田之人固當悉力三邊衆戶亦合併工夫有田無岸水平入之輒復罪歲誠可曠息蓋作隄之說如此崑山之出號爲下濕數十年前十種九澇自趙霖鑿吳松江積潦三十年來歲無荐饑今吳松之利自若而邑中諸港頗有湮鬱之處一二里間勵經有之今宜行視凡出水之港皆決而疏之使水得肆行無留而隄岸始爲有用蓋疏水之說如此東抎高厚如大府之城舟行常俯視之並驅其土猶有餘地至水發時數十百丈一時皆破其有菱蓴外護者則往往獨存蓋其紛被摧曳與水同旋而不與之忤比其及岸已如疆弩之末狂怒盡弊矣菱之能殺水如此菱所不產處即置蓴田附之三說具舉無遺策矣使躬行阡陌不三日間利害皆在目今誠因農隙稍增廩粟以助作者此命一下見其懽然翕從指顧而成矣

乾道二年轉運副使姜詵開通波大港　港即顧會浦　瀆張溼堰

閘

許克昌浚河置閘碑　甲申秋八月淫雨害稼明年大饑上臨朝咨嗟分遣使者結轍於道發廩賦粟以活餓者會有言蘇秀勢最下華亭尤近海十八港皆有堰捍潮可一切決之四湖所瀦水宜爲斗門以便節減上覽而異之亟命兩浙轉運副使姜詵與令丞行視其宜姜侯既受旨諏訪故老周覽川野盡得其便利以聞曰東南瀕海之地視諸港反高雖有神禹不能導水使上也今宜浚通波大港以爲建瓴之勢又即張涇堰傍增庳爲高築月河置閘其上謹視水旱以時啟閉則西北積水順流以達于江東南鹹潮自無從入也上稱善即丐以常平之帑贍其役且與守臣鄭聞會其事制許焉則相與庀徒揆日賦材計功既具以授之縣令侍其銓侍其亦健吏也威以柅姦說以使人檢程視作勿容苟簡乃浚河自簳山達青龍江口二十有七里其深可以負千斛之舟因其土治高岍護青墩傍今有青墓港故水所敗田數萬畝還爲膏腴爲閘於邑東南四十有八里增故土七尺甃巨石兩趾相距常有四尺深十有八尺凡浚河之工萬有一千二百五十有五廣常有工伐取運致之工總其數梟七倍于浚河靡錢緡九千三百五十四粟石二千三百有九十始于仲冬之朔凡五十有五日而畢蓋歛未嘗及民而民亦若不知有是役也

二年知秀州丘崈修華亭瀕海十八堰遂移新涇堰於運港（所謂運港六堰）九年置監堰官於亭林按前志華亭東南並海自柘湖湮塞置堰一十八所以禦鹹潮宋政和中提舉常平官興修水利欲涸亭林湖爲田盡決隄堰以泄湖水華亭地勢東南益高西北益卑大抵自三泖五浦下注松江以入海雖決諸堰湖水不可泄鹹水竟入爲害於是東南四鄉爲斥鹵之地民流徙他郡中間州縣

官懼其害復故隄堰獨留新涇塘以通鹽運海潮晨夕衝突塘口至濶三十餘丈鹹水延入蘇湖境上隆興間言者復請決諸堰以姜詵言而止是歲八月邑人右正言許克昌力言於朝時宿以太傅除知秀州奉命行視與令堵觀議以新涇塘湖勢湍急運港距新涇二十里水勢稍緩於是募四縣夫移堰於運港始九月二十六日終十二月二十七日併築堰外諸港及運港之兩岍東岍自堰至徐浦塘二十四里十七丈西岍自堰至柘湖二十三里上濶六尺下濶一丈五尺高六尺明年正月遣御史蕭之敏按視還奏詔增宿秩復租九年以招復流民又明年正月遣中使宣諭守臣張元成增築二月特設監堰官一員土軍五十人置司顧亭林以防鹽運私發諸堰後堰外隨潮沙漲牢不可壞二州之田得免鹹潮浸灌之患宿所築諸堰具列於

運港大堰濶三十丈深三丈六尺厚二十一丈九尺　鼈涇堰濶一十五丈深三丈五尺　黃姑涇堰濶五丈深一丈五尺　張戀涇堰濶一十二丈深三尺　老兒涇堰濶二丈深一丈　何家涇堰濶十一丈五尺深二丈　善涇堰濶九丈深一丈六尺　徐家涇堰濶九丈深一丈八尺　邵家涇堰濶九丈深一丈八尺　新開涇堰濶九丈深一丈八尺　招賢涇堰濶十一丈深二丈八尺　管官涇堰濶三

丈深一丈四尺　張涇堰濶三丈深一丈　戚家涇堰濶六丈深二丈五尺　丫叉涇堰濶五丈深二丈二尺　吳塔涇堰濶十丈三尺深二丈六尺　蔣家涇堰濶七丈五尺深一丈六尺　竹岡堰縣東六十里　沙岡堰縣東七十里

右諸堰皆當時增築前志所載嘉禾志又有防海鹽塘石湖陽塘鹹堰將軍堰通前志凡二十餘所自增築海堰皆廢今所存者惟張涇一堰一間故時港名亦多改易不可考矣

淳熙二年立庸田司於平江撩漉吳淞江沙泥浚各閘[illegible]河渠瀆及松江之張涇通波南北俞塘鹽鐵官紹艦龍蒲滙六磊石浦等塘

淳熙十三年羅點提舉浙西常平以澱山湖洩諸水道戚里豪強占以爲田故水壅不洩民田病之奏乞開濬有旨命點躬親相視開掘農民聞命懽躍不待告諭各裹糧合夫先行掘鑿於是並湖巨浸復爲良田

羅點乞開澱湖圍田狀　[illegible]南田湮塞水勢所在皆有獨澱山湖一處爲害最大[illegible]被姦民包裹圍田築斷堰岸致水勢無由發洩[illegible]蘇湖秀三州之水全藉古來斜路等港通洩湖水下徹大小石浦出吳淞江入海遂委吳縣主簿劉允濟同崑山縣尉躬親看視采問利害據申到澱山湖東西三十六里南北一十八里旁通太湖滙蘇湖秀三州之水上承下洩不容少有壅遏華亭在湖之南崑山在湖之北湖水自西南趨東北

所瀦淸水去處其大者東有大盈趙屯大石三浦西有千墩陸虞道褐三浦中間南取澱山湖北取吳淞江凡三十六里並湖以北中爲一澳係古來吐吞湖水之地今名山門溜東西約五六里南北約七八里正當湖流之中又有斜路港上達湖口之衝非衆浦比貫山門溜下入大石當斜路之半又西過爲小石浦上達山門溜分爲三道殺洩河水並從上而浦凡斜路港大小石浦分下瀉歸吳淞江江湖二水曉夕往來疏灌不息以此浦港通利無有沙泥壅塞可以宣瀦水源今衆頑民輒于山門溜之南東取大石浦西取道褐浦並緣澱山湖北築成大蚜延跨數里遏絕湖水不使北流盡將山門溜中圍占成田所開斜路及大小石浦洩放湖水去處並皆築塞父老書言圍蚜初築時湖水平白漲起丈餘盡與小石浦并斜路港口既被圍斷其浦一日二潮則泥沙隨潮而上湖水又不下流無緣蕩滌通利即今淤塞反高于田遇水則無處洩瀉遇旱則無從取水大抵水性趨下下流既壅其勢必須潰裂四出散入民田理無可疑者

前進士胡洛開修三江五湖

三江包於太湖五湖三十六浦四十二灣當曲爲之則水有所歸永不爲患乃詔給漁刷俾隨司門員外郎李公傳相度開修三江積水後轉運提刑提舉司言開淘吳淞江湮塞去處自大盈諸浦洩水入海此用二百二十二萬七千八百一十五工錢糧一十八萬三千九十八貫石

開慶間權華亭縣黃震申嘉興府論修田塍狀

竊見本縣管下圍田盡在西鄉見今莊浜尚成巨浸未可施工向後水退各有田主自係已事何待官司監督縱使官吏到鄉不過於官河上經行一遭取鄉保結狀一紙而去僻村小港何緣遍及坐守監視恐無此理縱處可監其餘凡幾鄉幾圍安得一一而監之古有田疇與民無間時異事殊百姓畏官如虎凡欲利之適以害之今歲流歉被害最盛而司重盡差官檢澇諸鄉勘分瞞隱者保以上迎接不暇吏卒之擾爲官者所知人則其爲擾朝廷又安得不知田塍之事小水利之事在官不必慮水利之事在官者在民不得爲必俟利民

使之蒙福則莫若講求水利之大者竊考本縣圖志南北東西各有放水之處東以蒲滙塘通大海西以大盈浦通吳淞江南至通波塘直至極北亦通吳淞江此華亭所以常熟自小人妄獻利便將泄水之地塞爲沙田朝廷不知一時聽信公私交病所失甚多今若準舊開浚則百姓自然利賴其爲修田畔也大矣

黃震代平江府回馬裕齋催泄水書

所在水利皆源高而流下故泄之易惟本郡西南受荆溪以上江東數郡水隴高若建瓴東北自崑山之太倉連亘常熟其勢又亢若鄉下水亦反流而趨內圍面皆源獨其中受水之流水反高而不泄故近郭之田雖茫爲一壑而濱海之田則枯涸自如特近郭之地舟楫所經人所共見濱海之地耳目不及人所不知耳古人隨地形而曲爲之計廢壞已久一旦難復古人於宜典以西金陵管下設爲五堰使西南水不入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入伍子胥伐楚之運河以入大江東北則於崑山常熟以東之橫塘設堰門斗門閘高地之水以自溉高地之田使水不得反流而趨內若中間地卑水聚不能以時入海則又設爲塘浦[illegible]地中間不時太湖長洲有沙湖丹山湖常熟有崑承湖崑山有陽城湖他如斜塘等諸瀼黃天等諸蕩市宅等諸村皆蓄水深處無不與太湖貫通水面闊遠止藉吳淞一江通注入海水去不速而所藉者又在塘浦瀼者導諸處之水皆自趨吳淞江以入海塘者防水不得入民田必使由浦以入於江塘浦元計一百三十二條浦之闊率二三十丈塘之高率二丈大要使浦高于江江高于海水駕行高處而吳中可以無水災嘗考李氏有江南五堰以西之運河尚通錢氏有兩浙其治塘浦尚有撩清指揮之號歲歲保治惟謹南渡生聚益繁各便已私上焉之五堰既以不便木簰往來而壞江東數郡水盡入太湖矣下焉之堽門斗門又爲側近勤耕而壞崑山常熟二縣水反入內地矣中焉之塘浦則或因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或因人戶請射下腳而廢其[illegible]或因耕墾增闢而攘斥其舊來之浦凡今所謂某家浜某家涇者皆古塘浦舊地於是蕩無隄障水勢散漫與江之入海處適平退潮之減未幾長潮之增已至小汛之隨去未盡大汛之擁回反多往復洄洑水去遲緩而一雨即成久浸矣自景祐以來歲歲講求迄無成功蓋但知泄水而海口既高水非塘浦不可泄今浦間盡廢尤甚前日而

海沙壅漲又前日之所無地之高下非人力可移沙之壅漲非人力可遏惟復古人之塘浦駕水歸海可冀成功然所費當幾錢所役當幾人大豐州縣既無此事力荒歲餓莩又無此人力縱有之又當歷幾時幾日而成乃欲其救目前之急此泄水未可卒議也議者多謂圍田增多水無歸宿不知古者治水有方汙下皆成良田其後隄防既壞平陸亦成川澤熙寧八年旱太湖露丘墓街井今瀼蕩等處尚有古岸隱見水中以此知近來圍田不過因旱歲水減將舊來平地被水處間行築埝耳就使圍田盡去水之未能速入海自若也爲今救急省事之策惟有告諭田主多發夫工就塍岸漸露處次第修築各于水中自爲隄障即車水出隄障之外而耕種之若大發工力爲久遠計量時度力實所未能更望熟議再賜指授

元至元間任仁發言開江

伏讀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乃婁江東江吳淞江也震澤乃太湖也太湖納百川之水而注之江三江洩太湖之水而入于海水有所歸復有所洩則震蕩者平定尚何霉[illegible]江已塞僅有吳淞一來下源有河沙淮沙高水淺不甚湍急若及早開浚工費省而易爲力數年之後愈久愈堙工費倍而難爲功區區管見惟以開江圍岸置閘爲第一義也昔范文正公親至海濱開浚是時論者沮之或曰江水已高不納此流或曰有潮至水安得流下或曰沙因潮至數年復塞或曰開浚之役重勞民力公力排浮議疏濬積潦民受其賜又有對東坡蘇公言吳中水患者乃謂天理之當然不可復以人力修治東坡曰不然父老皆言此患所從來者四五十年耳蓋人事不修之積非天時之所致也范蘇二公之說愚雖不敏深以爲然

中書省准浙江行省咨任仁發言吳淞淤塞奏立都水監仍於中江中書以聞特命行省平章撒里提舉修浚一切便宜經畫以松江故道湮塞西自上海縣界東抵嘉定石橋洪迤邐入海袤三十有八里

元至元中知水人潘應武言決放湖水

竊見朝廷數百萬米糧浙西數百萬生靈口食者取給于浙西數郡而浙西地勢極低出產米糧豐厚自圖山福山而下有二百八十餘里沙岡身以限滄溟岡身之間有港浦一百五十餘處潮汛往來至震澤而定故名曰平江有太湖又名洞庭湖週圍三萬六千頃受納三州六縣三吳五湖之水溢流而下一路徑下吳淞江二百六十餘里抵海又一路自急水港五十里下澱山湖湖週圍二百五十里由港浦而入海浙人常苦水災古人開浦港漊瀝涇澮之類者無非所以爲去水計使民居無昏墊而土可耕種吾民常常修築圍塍官司常常修浚水路潦則車水出田旱則車水入田錢王時置撩淺軍四部七八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隄宋初廢弛常有水患至仁宗朝范文正公親歷海濱開浚五湖東南入吳淞江東北入于海用費錢糧一十八萬三千五百九十八貫石自後置農田水利使者專管湖塘河渠趙運使任內用錢米四十三萬八千有奇至理宗朝創立魏江江灣福山水軍三部三四千人專一修江湖河[illegible]工役僅免水患歸附後軍散營廢糧米歸之朝廷有田荒廢無人經理河港湮塞水脈不通無官修浚

[illegible]

口曰沃港口曰小曹港口曰大瀝口曰小瀝口各濶十餘丈深五七尺通潮水往來潮退時引湖水下大曹港大盈浦入青龍蟠龍等江出海而去古人謂水之尾閭門宋法禁人占湖爲田爲泄水路故也近爲權豪勢要之家占據爲田山寺在田中心雖有港漊濶不及二丈潮泥淤塞深不及二三尺潮水湖水不相往來闌住去水東南風水回太湖則長興宜興歸安烏程德清等處水漲泛溢西北風水下澱山湖泖則崑山常熟吳江松江等處水漲泛溢皆因下流不決積水往來爲害近年雖蒙省府差官相視每爲勢力所阻何嘗攷古問今爲國家經理根本哉愚昨隨營田司官親曾相視水勢與高年老農知識地里人講究得澱山湖東大小曹港斜瀝口沃港口固是水之尾閭門今爲權豪勢要占據爲田此處水路卒難復舊澱山湖北有道褐浦俗呼稻顯浦石浦千墩港小瀝口四處取江頗近水勢順便今來若先於此四處開浚決放水路以救百姓生命以保公私財貨實爲居安慮危經理根本之計候潮水減退然後次第開浚諸處河港修理閘堰以濟運河此即古人所謂下流既通上游可道也

潘應武復言便宜

伏詳蘇軾曰三江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流吳淞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濁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駛者如馬之奔驟不絕也今日浙西水自丙子歸附時招民官慮哨船入境擄掠鄉村各自釘塞地分河港吳江長橋係三州六縣太湖衆水之咽喉長橋南堍古來水到龍王廟側後被築塞五十餘丈沿塘三十六座橋道實鄉村河港衆流之脉絡多被釘斷日久歲深浮穢壅塞亦有橋道被築實壩水不通流所以不能疾駛滌去淤塞以致澱山湖東小曹港口大瀝口沒港口等處潮沙日壅積成數十里之廣三五尺之厚被權豪勢要占據爲田湖水潮水不相往來四年兩潦朝廷虧失米糧數百萬戶浙西百姓離散大半爲今之計以決放湖水入海爲急務澱山湖北道褐浦石浦千墅浦小瀝口四處係今日決放湖水入江下海緊切去處原係古來水路今日淤塞淺狹此四處取江頗近水勢順便今春先修浚道褐浦石浦兩處深濶使湖水通流出江入海立[illegible]水往來田夫可以做蚸今春可以耕種然後次第開浚沿塘橋道鄉村河港整理堰閘以防運河走泄今逐一條具事目于後

一道褐浦石浦千墅浦屬崑山縣界小瀝口屬華亭縣界澱山湖北一帶自廟兒頭港趙屯浦一百餘里共有港浦一十三條並皆淤塞淺狹不通應武昨來與管田司劉副使登澱山寺鐘樓上遠望相視惟有道褐浦石浦最低下此二處取江頗近水勢順便此即隨其所趨也叩問當地耆老俱曰十年前潮水往來近年灑塞淺狹不通此四處若不及早修浚霪雨再作舊病復至

一沿塘三十六座橋道俱屬吳江縣又葑門外至吳江七里橋屬長洲縣多有上下塘橋道壩塞不通數內第四橋一條水路來自湖州大錢港又名南江衝出下塘湖泊間下笠澤湖汾湖白蜆江下急水港直至澱山湖自來此水甚險歸附後因被占湖蕩爲荷蕩造橋築隄水路淺狹不甚通徹宜委官相視各各仍復通放

一舊時長橋南塊水口至龍王廟側歸附後被壩塞五十餘丈見蓋房屋與軍戶居住以致太湖水口狹小淫雨一至水不通徹多致泛溢衝損塘岍行路不時差夫修治深爲不便近日開浚處乃係歸附後添創長橋三高亭前即非舊來泄水故路徒費工程今來宜委官往地所指定龍王廟基省會軍戶移

入營內候七八月日長水涸興工掘取泥土就便壩疊沿塘道路高牢此亦兩便中間留　實塊仍舊造橋相接　一吳江長橋實三州六縣衆水之咽喉沿塘三十座橋道實鄉村河港衆流之脉絡宋立水軍三四千人吳江知縣職銜帶提督湖塘河渠縣尉職帶巡視湖塘河渠設官田米三千餘石名修橋米歸附時又曰修浚縣河米應有橋道坍壞水路湮塞本縣自行支用隨即修治自此浙西三十餘年並無水害及范文正公治水議乞勅下諸路行勸課之法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

至元末疏澱山湖

浙西水利歸附後隸行大司有曰營田者屬司也農司因領四省地方無濟事功而罷二十八年江淮行省燕參政言浙西諸郡之水聚於太湖湖有幾處入海河道有澱山湖者富豪之家占據爲田以致湖水漲漫損田禾由是都省奏命其左右司郎中都爾彌失相與洮明年江浙行省請諸都省委前浙西鹽使[illegible]

詳水利人潘應武抵論去冬今春開濬溝浦三百餘處並無一處通徹僅有邇澱湖之曹家門百餘丈而已三十年又值霖潦都省復奏命斷事官禿剌思行院董僉院浙東宣慰使哈剌歹選知水利人吳伋張桂榮潘應武相視到合修湖泖河港合置橋梁閘壩九十六處總用夫匠一十三萬可修一百日了畢都省之張參議者挺議所占湖田是宋係官田地宋亡之後富戶據之合收糧米還官爲挑河支用都堂然之故即湖田開新港三條濶約三十餘丈及濬趙屯大盈二浦活疾湖流而遂輟焉

大德初立都水庸田使司尋罷復立行都水監開江置木閘

立司　二年春二月中書省奏立浙西都水庸田使司三品衙門於平江路設置專一修築圍岸疏浚河道務要田農得濟水道流通圍岸堅固內一事浙西澱山等湖已有定立官湖界畔諸人不得假前侵占復爲民害違者庸田使就便追斷又浙西海水晝夜兩潮隨帶泥沙入港漸成壅遏宋時另設撩清軍人專一撩洗今令

庸田司於二八月內依時督責如法疏浚毋致壅遏與
民爲害據浚治河道修理閘壩合用人工如何措
置可以常久通行行省更爲從長議擬又浙西官田數
多俱係貧難佃戶種納春首闕食無田主借貸圍岸缺
壞又自行修理官司不爲存恤以致逼臨在逃荒廢官
田今後官田佃戶若委無已業亦無請討田土貧難下
戶止種官田自赴官倉送納租者管民官司並不得將
此等佃戶差充里正主首雜當一切催甲等役妨廢農
務失悞官租又澱山練湖諸人占湖爲田歲納租糧所
在官司另行收貯若有合行修濬人工物料從庸田司
募工支用 立監開江 八年夏五月中書省准江浙
行省咨任仁發言吳淞江故道淤塞奏立行都水監仍
於平江路設置直隷中書省及命行省平章徹里提調
疏浚繼降詔條有云開挑修濬河道閘壩等合用一切
物料行省於官錢內收買應付又浙西苗糧戶內起夫
一萬五千名自備什物每名工役一年免糧一十五石
其軍站除贍役地外依上科著僧道也里可溫荅失蠻
不分常住并權豪官員不以是何投下不納官糧之家
[illegible]地五頃著夫一名從行都水監遴委廉幹官員部夫
其有能[illegible]立事功廉能稱職者仍都水監具跡舉明
差役權行蠲免
名臣事畧吳淞江記 歲甲辰前海道千夫長任仁發
以吳淞江故道湮塞使震澤之水失其就下性爲浙西
居民害垂二十年上疏條具利病疏導之法中書省以
聞特命平章徹里公董其役始於大德八年冬十一月
望前二日西自上海縣界吳淞舊江東抵嘉定石橋洪
迤邐入海長三十八里一百八十四步深一丈五
尺闊二十五丈役夫爲數[illegible]萬五千[illegible]爲[illegible]一百六十五
萬一千六百七十有奇[illegible]九年二月畢[illegible]置閘竇
役開江東西河道置木閘[illegible]十年行監[illegible]吳淞江
東西兩處河道起工[illegible]界趙
屯浦大盈浦白鶴江[illegible]長
二十七里二百[illegible]數內樊浦[illegible]新
[illegible]江面濶[illegible]丈[illegible]深[illegible]之二
十九日而畢[illegible]五十九[illegible]二百四十五萬六千
四百[illegible]十九既又於兩涇以西[illegible]東開[illegible]出水口
子九處并新涇安置木閘二座一至江二里二百三十
九步[illegible]至江一里四十七步[illegible]其北
一塞上源太湖水勢湍急衝刷

太德間都水庸田使麻合馬集議濬治吳淞江湮塞方畧

浙西田土多藉太湖之水灌溉而利縣大菁河港閉塞不能通流湖水稍遇大水便至泛溢浸田禾爲害不輕其吳淞江原受太湖澱山湖諸處湖漲上源去亦有委流衝激潮沙自古可敵千浦漸漸西之水來勢不成水患近年以來因上源吳江州一帶橋洪塘又因沿江水面并左右澱山湖岸等處權豪種植蘆葦圍裹爲田并逕江湖河港隘口沙灘滋生菱蘆阻節上源太湖水勢以致湖水無方不能宣滌潮沙遂將東江泥沙窒滿江邊雖有江洪水勢不能全復古道今太湖之水不流於江而北流入於至和等塘經由太倉出劉家等港注入太海并澱山湖之水望東南流于大曹港浦澤塘東西橫衝泄于新涇并上海浦注江達海吳淞江漸成癇疾頗難救療理合相其地宜順其水性分流派泄前江達海庶消湖水泛溢之患擬將上源吳江州一帶不堪橋洪水洞一百三十丈使太湖水勢泄流快便的太湖之水不得久停漫溢又將各處江湖河港橋壩并閘裏成田魚鱗芟蘆葑稗阻水去處盡行起除禁約諸人不得似前違犯阻遏水利仍令拘該吳淞江地面平江路嘉定州松江府上海縣等處將松江通徹海口築壩安置透水大槽名曰水竇潮來閉竇阻遏渾沙潮退起竇泄放湖水欲得江南漸有通利之望

都水庸田使司行都水監集江湖水利

據湖塔薀湖常秀之民田病於低注利在泄滌無沿江濱海諸高田亦仗湖流灌注衝散潮沙使江河深利乃可引潮洗滌由是言之良田瘠鹵也諸小湖在太湖東及北者有昆湖承湖陽城湖通東太湖里水口子宜常通不宜閉塞湖尚湖沙湖陳湖三山湖并鑫湖游湖又名淀山湖并諸水瀕淹湯皆能接泄太湖水流注達海至淀山湖關係吳淞江泄泄週圍二百里自大盈潮電二浦以瀉吳淞江既近且便東峙北岬安浦諸浦相接最近若上源所注不急則潮沙由此以入亦泄湖田非成淀淀澱而渟狹漸與二浦竟面所泄不能快

便若非就湖內闢田上多開河道及時時修浚二浦并浚近浦諸溝洫接濟通泄衝滌渾潮則此湖淤澱恐不止於是也吳江長隄又名挽路石塘按單諤云昔慶曆二年因風濤多敗漕舟遂接續築爲長隄橫截五六十里雖時有橋梁沿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爲挽路建長橋植千柱於水中漲水之時橋上水常高尺餘江水不快則海之泥沙隨潮日積而吳中多水患又按郟亶云吳江築爲石塘以障東流之勢是致下流淺狹遽漲潮沙半爲平地如長隄如挽路如石塘正是太湖東岸泄水不當閉塞故於隄間多致木橋多鑿水洞上則通行下則泄水者蓋欲仗其急流奔注江河衝滌泥沙免致水患然尤慮橋柱之阻水也吳江兩長橋長洲寶帶橋至元二十九年據本路詢究得西長橋原長一百八丈今兩堍築塞六十八丈所謂東長橋者原長一百一十七丈今兩堍築塞六十丈寶帶橋北古跡今於南堍築塞六十丈以上三橋曾議鑿堍添橋寬轉水道於三十年雖曾添橋展基未能深利如寶帶橋南堍全未通流[illegible]合浚治崑山常熟兩塘昔丘與權記云至和塘自吳[illegible]東闉距崑山七十里俗謂之崑山塘北納陽城湖[illegible]

[illegible]接泄太湖水勢入昆承等湖注江達海今其兩[illegible]河道姑以知名者言之各有七十餘條多有壩塞之[illegible]今合去壩基使之有通無塞可也大盈趙屯按嘉禾[illegible]云大盈浦南接澱山湖自白鶴滙以達吳淞江浦闊三十餘丈趙屯浦南接澱山湖北達吳淞江浦闊五十餘丈二浦注泄湖水常宜深濶通利近年以來漸至淤塞嘗究其淤塞之因蓋爲閉塞仕吳江平望沿太湖河道口子無太湖急流下澱山湖而澱山湖東向積淤潮泥漸爲富豪圍占變其湖爲田地由是二浦與河相去漸遠而注泄亦遲不能衝滌渾潮此即淤塞之因也今至元甲午年增工開修其趙屯浦至今通泄其大盈浦爲因支流溝洫如李墟涇孔宅涇顧坊涇蘇溝[illegible]麻瀝井李瀝等處尤欠浚治兼浦口不曾整置堰閘[illegible]潮沙所以後至漲塞今宜修浚通泄吳淞江開[illegible]按吳郡續圖經云自太湖東至沿海岸有環曲而爲[illegible]多賴疏瀹而後免水患若以今者環曲論之如[illegible]定地面本在江北松江府地面本在江南今江[illegible]定之白鶴盤龍崑山之石浦江北有松江楊林[illegible]江南北趙澥諸浦北澥屬崑山趙澥屬嘉定而[illegible]上海未必不由開鑿諸滙捨直就曲而然也及觀嘉禾吳郡

二志有白鶴滙者乃昔嘉祐年間李兵部復圭崇寧年間郟漕使亶宣和年間[illegible]舉霖三次開浚又有顧滙者乃沈諫議主之開浚又有千墩金城諸滙者乃儒者傳肱乞行疏決又有盤龍滙者按續圖經云滙其徑纔十里而洄泬迂遠逾四十里江流爲之阻遏値大雨則泛濫旁齧淪稼穡壞屋廬范文正公嘗經度之至寶元年中葉內翰清臣按漕本路釃爲新渠道直流速水患遂弭推原此滙皆由上源閉塞湖流遲緩潮沙積聚而成今有河沙滙者漲塞江心阻水太甚民尤病之不比昔年諸滙近在岸旁可以浚治却有新華嘴分莊嘴在趙屯東下即所謂龍潭傍有分莊浦有分莊里嚴家嘴暴漲爲害俱在江邊可以擇其要害者鑿開蓋嘴即滙之異名也鑿而通之可免水旱二者之患

都水書吏吳執中言順導水勢

由漢而唐以迄於宋隄防之具代不廢弛如曰閘曰壩曰堰曰塘曰修圍曰浚河以故千有餘年之間獲水之利多而被水之害少三江所決之水其源甚大由江東[illegible]鍾於震澤即今太湖也其湖綿亘三州六縣週圍六百餘里面濶三萬六千餘頃導其水而入海止三江爾三江已不得見汪洋浩蕩之勢止洩於吳淞之一江吳淞江舊云可敵千浦今則東自河沙滙西至道褐浦六七十里之間兩岸漲沙將與岸平其中僅存江洪濶不過三二十步深亦不過三二尺湖水所至比之舊時萬不及一雖汪洋之勢見於上海新涇太倉劉家港通達入海豈能盡洩浙西諸郡之水畧舉其由今吳江塘岸乃太湖咽喉之地昔人曾以挽路不便有宜建千橋之說今積石壅土數十餘里雖下有水洞百餘能洩幾何況又有東長橋西長橋寶帶等橋植數千柱於水中及岸之東向於江口則有富豪之侵占於江尾則有茭蘆之閉塞其患又豈止隄岸之爲梗也又淞江有湖名曰澱山周圍幾二百里其源亦自吳江分派積淤成塗漸爲富豪圍占致使二百餘里湖面大半爲田澱山之圍田常廣太湖之流勢愈遲每五六月之間水湧之時吳江石塘東向之水每低於塘西之水數寸可以爲驗無怪乎東西之塘沙日盛於一日平江松江之圍田常困於渰沒其患蓋由乎此爲今之計若欲浙西水勢通流少遇水患必開吳淞之故道復澱山之舊規庶乎可以有

濟然而吳淞古江已被潮沙湮漲役重工多似非人力可及其澱山舊湖多爲豪戶圍裹成田恐亦未易除毀合無於上海等處相視可開河港挑浚通疏仍踏視吳淞古江應有舊來出水支港可以容易出海去處盡行疏浚務使支脉貫通出洩順便開挑之際就令有司於已開河港之上訪求古跡安置閘座依期啓閉以抑潮沙或乞設立撩淺人夫專一守修埋以防向後復淤之患

至大初江浙行省督治田圖

行省以去歲水旱災傷田禾不收物價踴貴百姓艱食雖曰天災流行亦因人力不至即今春首農作將興各處田圃高下不等合修陂塘閘岸溝渠疏洩以農家須要依法修置遇旱車水澆救遇潦決水流通會集行都水監官李都水講究得修浚之際田主出場佃戶出力係官圍田若無總佃貧窮無力不能修濬者量其所須官爲借貸收成日抵數還官事有成效勤農正官定擬陞賞聞奏失誤者治罪其拋荒積水田土多因租額太重無人承佃勸諭當鄉富土人戶自備工本修築成圍聽從佃種爲主拋荒積水田土一年後與民田輪稅諸人不得爭奪及照到前項體式以水爲平盈縮一丈面闊五尺田高一尺爲第一等高七尺五寸底濶一丈面闊五尺田高一尺爲第二等高六尺五寸底濶九尺面闊四尺五寸田高一尺爲第三等高五尺五寸底濶八尺面闊四尺田高三尺爲四等高四尺五寸底濶七尺面闊三尺五寸田高四尺若　水原落圍斬迫近諸湖土地自愿增者聽

泰定初開江復立都水庸田使司置不開

開江　元年江浙行省以平江松江通海河道比年壅塞軍民官豪勢戶侵占水面捕蓋葑復爲蕩田以致水不通流遞年水旱相仍官民田江二道易泥淖大盈浦二河正官踏視講議到吳淞舊江應有舊來出水支港可以容易出海去處盡行合挑洗立閘緣癸巳歲禁止動土葺堵工部論報云上項河道江浙省已嘗講議修則官無虛擲民可是食難趣其餘土木之工一體停罷

朵兒只班知水利前都水少監任仁發嘗奏浙湖州嘉興平江路江陰州頃本府不以是何人申有納苗田土一頃五十畝差夫一名計各四萬石商每各日支

口糧三升中統鈔一兩松江府官糧廣濟庫撥鈔四萬定內支放賜仁發銀一錠襖子二領始於是年冬十二月初五日以次年正月十五日訖功舊江二道比大德所開里數三之二深濶如初大盈浦長二十五里一百六十丈與烏泥涇各深一丈濶一十五丈仍令講究久遠不致淤塞良法　立司　二年中書右丞相旭萬傑奏吳淞江等河若不設立衙門管領每次挑洗費錢糧損民力松江府止管兩縣別無親管事務將松江府革罷兩縣撥屬嘉興路依先設立都水庸田使司專掌在先所管勾當直省部以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使密蘭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張友諒爲使任仁發年七十休教致仕爲副使從之初仁發退居上海之青龍鎮府官有不禮之者仁發憾曰吾欲罷府官其中至是果有是命　置閘　三年任仁發等官講議吳淞江等四處河道命已開通擬合豬閉附江達海分流支港於平江嘉定州之趙浦嘉興上海縣之潘家浜烏泥涇三處各置石閘二座設立管領依時啓閉以遏渾潮使閘內清水一歸於海衝渲江道深濶渾潮不致傍流入江停滯淤塞去害就利以圖悠久之益中書工部參詳安置石閘[illegible]使益就令已委官員監督置造合用工物夫匠口糧係官錢糧應付於是分派趙浦閘二座嘉定州成造潘家浜南閘一座上海縣造北閘一座崇德海鹽州舍造烏泥涇南閘一座嘉興縣造北閘一座華亭縣造是春庀工閱夏成夫匠爲工二十六萬四千七百七十二靡糧七千九百四十三石鈔二萬八百一十六錠各有奇逮天曆元祀詔謂自立庸田使以來殊無實效罷而復府焉

至順至元間水因閘患復開元堰直河置斗門於張涇盤車二堰

閘置乖宜旱霪交病府修牘請于行省畧曰太湖週廻八百餘里吞吐諸山百川之水連接澱山湖長泖俱由六閘而出每閘止濶二丈總計一十二丈閘門欲洩浩蕩無窮之水豈無滯乎兼以隨潮啓閉一日之間不過數時去歲至順元年天雨連綿湖泖水漲其常湖平江嘉興杭州諸處之水積於下爲緣諸港閉塞閘內不能急洩致將田禾一槩渰沒城郭居民房屋皆成巨浸今歲八月間又值雨水霖霪復行盈溢推原其由蓋因石

閘啓閉有時水勢不能直達下流故也其烏泥涇閘內舊有河身徑直下流入浦擬合趂此農隙權將舊河直道宜從開挑以導宿水歸海否則來春雨水不常官糧必復被渰小民愈遭疲困深繫利害未報間司臬按部下議從之府復而始報可起工於次年春二月十六日開浚河長五百一十步濶五丈深一丈五尺凡旬有三浹計庸三萬一千九百六十九二三年間水勢流通厥患胥弭既攖閘吏惙尸曠積以權開陳乞於府從堰如初仍改至元之四年水復患華亭尹郭也先不花承議又克鑿之六年知府楊伯野台復決潘家浜閘內舊堰直河迄今爲利時府人劉廷玉請於張涇盤車二堰置閘深濬外河導水歸海伯野台復從之發民跡濬置斗門焉

至正初復立都水庸田使司浚江河

元年中書以江浙行中書左丞相欽察台開府言浙西水利近年有司失於舉行隄防廢弛港溝湮塞水失故道民受重困今後莫若都水監官歲委一員分治浙右仍及監察御史言擬合復立都水庸田使司慎選[illegible]

水利恪守官箴之人披按圖志討論舊治於必合開挑處所將額定租稅除豁合用工本官爲支給使專其責以成效於是奏立使司[illegible]江路設置端命工部尚書禿魯行省平章政事[illegible]宅各南行臺與浙西廉訪司官各一員遵知[illegible]其舊跡必合開挑各處農事正官結銜知[illegible]使司節制由是肇工於是年之冬十月撥[illegible]北南岸下沙泥浚溪各閘舊河直道深濶[illegible]門外漕渠自秀野橋至跨塘橋一段石湖橋五[illegible]張涇風波塘南俞塘北俞塘鹽鐵塘官[illegible]淮塘六磊塘石浦塘一十處河道若張涇[illegible]外太平[illegible]而至張涇堰長六十三里爲夫一[illegible]百四十用糧四千七百四十七石鈔三千一[illegible]定各有奇餘咸稱爾工甫半華亭長尹以[illegible]使者笞辱是以晨夜催切遂唯面濶焉然亦宜次年之春二月既功使者汪僉事萬家奴也使司至十五年復罷

二年四月都水庸田使司修華亭捍海塘

塘式原高一丈面濶一丈底二丈今度最高處唯十四保祭廟西九尺而已耆畯稱云塘外二里六十步已有古塘二俱被海潮衝坍此塘係大德五年風潮後所築今四十餘年人馬牛畜踏踐故去土一尺也及度到合修去處九保餘閏收宿日荒字圍一十二段十一保福田庵破窑港一十一段十二保周公墓東來字圍三十六段十四保張家宅西鹽倉前凌家堰蔡廟西三十段通七十三處共八十九段長一千五百三丈八尺爲八里六十五丈八尺積土三百二十五萬一百三十二尺爲庸三十二萬五千三十次月之程日庸一萬八百三十三紐計食鹽二十七引三十三斤糧五千四百一十六石各有奇於是繇及平江府嘉興都庸三千人以築作獨平江發繇而造者二百二十四繼踵行省臺虞以所料浩大時急難究改議怯薄者添土幫修低窪者增高築疊自六月辛亥卒戊辰爲日一十八庸四萬二百一十二而輟使司之分綜厥務僉事汪萬家奴也

明永樂二年導吳淞江入劉家河白茅塘浚黃浦由范家浜入海初朝廷以蘇松水患爲憂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疏治使侍郎李文郁大理少卿袁復陝西參政宋性佐之尋遣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木利集賜原吉使講求拯治法而華亭人葉宗行亦上言治水方畧送原吉聽用原吉既得請遂自崑山東南下界浦掣吳淞江水入劉家河挑嘉定西顧浦引吳淞江水貫吳塘由劉家河入海浚常熟白茆塘引太湖諸水入楊子江於上海東北浚范家浜接黃浦通流入海用宗行言也

夏原吉治水疏　蓋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嘉湖常三郡土田下者少高者多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溪澗之水散諸澱山等湖以入三江頃爲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要在浚滌吳淞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於海按吳淞江舊袤二百五十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屢

疏導之然當湖汊之衝沙泥淤積屢浚屢塞不能經久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云疏通多有淺窄之處自下界浦抵上海縣南蹌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沙壅障菱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灩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之白茅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迅急宜浚吳淞江南北兩岸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直注江海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傍有范家浜至南蹌浦口可逕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有成於民爲便

正統六年巡撫工部侍郎周忱修吳淞江立表江心盡去壅塞其兩岸塗漲居民開墾成田者計畝收稅以補崩塌之文宣德末上海人杜宗桓上書侍郎獻開江方略至是蓋畧行之

[illegible]

泰間知府葉[illegible]

莫克就冕一視之[illegible]丈二邑賴之

大順四年巡撫副都御史[illegible]浚大盈浦至吳淞江鑿江自崑山下界口至嘉定[illegible]家涇出舊江一萬三千七百丈永樂初引淞江北入劉家河江之東段未曾疏上濬[illegible]及新涇四千丈鑿曹家溝南抵新場二萬丈[illegible]皆十四丈深皆二丈浚六磊塘鶯竇湖烏泥涇沙竹岡諸水通流入浦民感其惠因呼曹家溝爲都臺浦云董役者府通判洪景德華亭知縣石玟上海知縣李[illegible]見學士錢溥記

成化八年置僉事於浙江兼治蘇松等府水利知府白行中築捍海塘初沿海並有塘隄歲久頹圮七年秋大風海溢漂人畜沒禾稼巡撫都御史畢亨巡按御史鄭銘水利僉事吳瑞僉議復隄行守承檄委同知傅愷楊憲華亭知縣戴冕上海知縣王宗之督工興築每浹辰行中輒一臨視越二月而塘成華亭自海鹽抵上海界築三萬四千七百六十有九丈又爲外隄起成深至平湖界五十有三里用耆民居文[illegible]上海自[illegible]抵嘉定界築一萬七千七百四十有八[illegible]二丈[illegible]倍之高一丈[illegible]七尺

[illegible]事吳瑞浚吳淞江東起[illegible]公浦西至下界浦共[illegible]十里有奇

[illegible]初僉事伍性浚吳淞江中[illegible]四十餘里及顧會趙屯都臺諸浦蒲滙楊林新[illegible]議鑿吳江長橋兩岸淤土以洩湖流工未畢[illegible]姚文灝代之

姚文灝請設長夫[illegible]鎮沿江近海諸港浦潮沙之積有[illegible]所以患多而利少前代或設撩[illegible]專一浚治不限時月近歲役夫[illegible]無經制小民勞擾吏緣爲姦富者[illegible]不差乞將各府導河夫役悉照江[illegible]夫例每年於均徭內定撥專[illegible]用[illegible]無患部議[illegible]

七年吳中大水命工部侍郎[illegible]貫與主事祝萃會同巡撫

都御史何鑑委知蘇州[illegible]簡開浚吳江長橋水竇疏太湖之水以及吳淞江委[illegible]江府通判郝希賢濬吳淞江自帆歸口至分莊七十[illegible]里以長洲吳江崑山常熟嘉定等縣人夫浚白茅[illegible]斜堰七浦塘袤共二萬四千餘丈并東開鹽鐵塘[illegible]八里西浚尤涇七里設壩河夫於沿江每歲於均徭[illegible]編銀貯庫以備興修僱募之用

十二年松江通判原應宿[illegible]今崧塘應宿治水令嚴役均

[illegible]尺寸歸着潢溯以東[illegible]至今通利

[illegible]

淞江等河自經始至迄工凡三閱月諸水就治民樂趨事無怨心焉

大學士王鏊治水碑畧　今天下財賦多仰東南東南財賦多出吳郡而吳郡於東南地最下最多水患南方夏秋間最苦多雨蘇湖渺然輒成巨浸故官多逋負民多流殍於是廷臣爭言水利而以吳淞白茅港爲首請設官專治時巡撫應天西蜀李公方著名績詔即委之進工部尚書得便宜從事復以工部都水郎中林君文沛顏君如瓌佐之公博訪群策相度源委謂東南諸水咸滙太湖由三江入海而東江久失故道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咽其別出一支從常熟白茅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淤塞久成平陸民且屋廬墳墓其上自成化以來每議開之輒畏難而止夫太湖吞納衆流猶人之腹白茅吳淞則尾閭也陽城昆承華亭諸處猶脉絡也尾閭不泄腹且脹爲病四支百脉悉病矣公乃駐節湖上度地賦功量功賦役仞淺深計遠邇力賦諸近財取諸遠廬舍有次樵爨有所分授以責成時犒以行賞不數月功告成初白茅自北達於江河

形詰屈不可復通乃改就東南挑平陸直注諸海自雙廟至東倉通一萬七千二百九十二丈其深一丈五尺濶三十三丈白茅上流又開尚河昆承陽城湖各隘爲塘爲洪爲港爲涇爲瀆者凡十有九吳淞江上流頗通利自下界浦至舊江口不復容舟因其舊形廣之深之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其深一丈二尺濶十八丈白茅港口海潮日至沙泥易淤則爲石閘一陽城潮水至斜塘爲洪爲港爲涇爲瀆者凡十有九吳淞江上流頗通利自下界浦至舊江口不復容舟因其舊形廣之深之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其深一丈二尺濶十八丈白茅港口海潮日至沙泥易淤則爲石閘一盖疏宜與湖州諸堰分流七浦塘則可少殺白茅之流又爲堰一淞江勢弱不能蕩激易淀且淤又爲石閘一盖疏宜與湖州諸於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宜與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松之華亭可無水患淞吳淞白茅之淤太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藴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而吳淞白茅之役最大功費尤多始事於正德十六年十月嘉靖元年四月訖工凡爲工四十一萬二千五十三銀爲兩若干米爲石若干費亦大矣保而勿壞則在後之人焉勿廢疏淪勿惰啓閉勿縱豪強勿規小利所以保之也

郡人張弼治水議　松江濱國水利爲重而其水道之要者則吳淞江也黃浦也吳淞江一道昔人論之已詳然當時惟患墊溺而詳於疏導之方不慮旱暵未及節

水樂四年戴鐵嘗欲之劉憑之蔡昇之黃清之趙豫之相繼言之而其說大略相同其言較之永樂三年之奏今昔之水又多不及今之水又少耶盖昔之水及今以黃浦既通而洩於彼黃浦潮勢奔激緩於疏導節蓄以應之勢平緩停注於泥洩水以淞江狹處備若滿桨灰則益低鄉之渰黃浦界於吳淞之中兩鄉異宜管運各有所便旁俱見有河欲以上流高下疏導節蓄以應之內避潮衝激之所運石置閘運農田水不妨而少旱灾閘時則收藏閘啟無阻行舟則欲倍閘通利者何由施之哉此節蓄以利高鄉也疏導之浦莫捷咽喉之處則漸至淤塞尋尺不除遂成隄岸助加築理無已流駛則故道不廢洩水助便而小渰乎此疏導以低鄉田圩不修水亦不能自退高鄉之河不濬水亦不能逆上故有司每歲修濬仰一法百役徒勞少功而

濬河之數爲尤甚焉其初報數則曰某河若干某河若干及其興工止濬一河或十數里或五七里而已泥深四五鍤或止挑一鍤二鍤而已或摧其高破塡其深窪而已其功將畢即時星散堰水之壩仍留在河有司臨視或指一河爲二河或指某河爲某河新水既漫孰測其淺孰見其壩址名曰濬河河不加深徒增諸壩以阻水耳若委官暫至不能時延不熟地界多爲所罔故宋置農田水利使元置都水庸田使都水監等官亦不得已也舉事易得人難慎擇其人則利無不興弊無不革矣

松江府志卷之十五終

松江府志卷之十六

水利下

明嘉靖元年工部郎中顏如環督同蘇州知府徐贊松江知府孔輔蘇州府同知冷宗元等自下界口開浚起至龍王廟舊江口止其長六千三百三十六丈二尺濶一十八丈深一丈二尺又督湖州府同知徐鸞開浚大錢小梅等港并沿湖七十二漊以通太湖之上流蘇州府通判孔賢開浚趙屯大盈道褐等浦以通吳淞江之上流

顏如環議開吳淞江畧　吳淞江一帶流至新洋江口下界浦口二處交會通婁江潮水倒入江內淀積泥沙

又因地勢甲近遂引江水順趨北下併入婁江以致吳淞江易成淤淺累開復塞或謂此江出海一百餘里相去婁江不三十里併而出海似爲便易不知此江爲三江之一與婁江各自通洩當夫旱岡可合而爲一及至水溢則婁江自洩所受之水不暇又安能併吳淞江之水乎故昔人有言使二江可併爲一則神禹先併之矣此誠不易之論然而先年累次修浚樂簡易而畏煩難以致二處淤塞不通詢訪者老咸謂當於新洋下駕曰各置一閘冬春常閉秋夏涯澇開之以分洩水勢或旱亦開之以通引灌溉庶幾江流常通旱澇有備又看得下界口澗一十六丈深止四五尺潮勢亦緩造閘無難其新洋江口澗四十丈深一丈五尺潮勢頗大難以作堰但事體重大費用錢糧數多必委官勘議停當方可施行

二年工部郎中林文沛督率華亭縣開南橋塘金滙塘官路港站船浜北豬龍塘南嵩塘官莊涇青村港黃泥漕尹山涇米市塘共長一萬九千四百九十五丈上海縣開舊江走馬塘周浦塘站船浜鹽海塘六磊塘共長一萬六千五百五十丈以洩當湖三泖淀山湖諸水使各通黃浦吳淞江以入海

巡按御史謝琛請修水利疏畧　謹按浙西天目諸山西來之水皆歸太湖再流入於陽城昆承淀山三泖等湖其性本皆欲東故神禹相地分流疏其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并淞江爲三江以分殺之自是不聞有水患後世海塘一築其近江淤泥之地悉成土田而東江之故道塞矣由是欲使東江之水迤邐北性進矣故後人於常熟縣北開旋會入淞江而趨下之性進矣故後人於常熟縣北開一十四浦疏而瀹之揚子江又於崑山縣東開一十二浦分而納之海所以補東江不通之力也又慮潮沙易淤各於浦口置立板閘潮來則扁之以禦泥沙歲旱亦扁之以備灌溉又於閘外或設開江之竿或設撩淺之夫皆所以決壅塞而防泛溢也永樂間尚書夏原吉區畫經度如開劉家白茅二港甚合古人之法弘治七年工部侍郎徐貫奉命繼理其事有通判姚文灝輔之一

時疏浚之法亦有次第蓋制板閘夫卒之設圍岸之築皆未全備是以諸浦之塞塞如故近年雖有帶管僉事官既不專理及今秋收之後訪前代疏浚之規爲來年水患之備戒計各府錢糧空乏容其借取浒墅北新等關課鈔支用開諸浦以洩諸湖之水復板閘以嚴啓閉之規立夫卒以繼疏濬之功築圍岸以防橫流之勢雖曰費用浩大然計被災免徵之費孰爲多寡從可知矣

四年冬命水利僉事蔡乾浚松江上海張家浜陳村塘馬家浜舊江青龍江

編修王同祖治水要畧

治水之要其說有三一曰開決三江故道以洩震澤之水二曰浚治諸浦以洩江湖所瀦田中之水何謂開決三江故道太湖東入淞江山吳江長橋長橋之水未嘗不通而之水三曰疏導東吳害者則在下流入海之處淤積水溢而爲東吳害者則在下流入海之處故積水溢而爲沴耳若復決去長橋使湖流浩至而入海之處又復不疾即吳江崑山常熟三縣之地將爲深淵此長橋不可輕決之說也

瀦湖西有急水港自瀦湖之西段抵澱湖之東有出水港斜瀉口汊港口小漕港大瀝口小瀝口通瀉水往來潮退則引湖水下出海皆東江之東民也今諸港皆淺狹壅遏不通潮汐而東江入海之處遂塞議者大率歸咎於黃浦海塘障遏而不知江之通塞亦自有時黃浦海塘未必能爲東江害也或以爲東江既塞而澱湖之水由千墩等浦北入於淞江殊不知澱湖之水自屬東江其北入於吳淞江者但支流耳遂以爲可泄澱湖之水者非也苟能尋東江之舊而疏治之使澱湖所受之水皆得遄於東南以入海則淞江可通而數百年之害可去矣倘議淺淤治諸浦吳淞之地北枕揚子江東通大海西控太湖南襟三江水之委源則自太湖東注二江以入海又其支流北達揚子江以入海故古人於東北沿江海之所浚三十六浦以分三江之勢使同歸於海其常熟之浦二十有四崑山之浦十有二今三十六浦之中入海者惟西涇七雅白茅楊林俞爲最大入揚子江者惟福山許浦爲最大吳淞江之南有大浦三十六條東自北平破江艾祁頓會養鷺大盈南澱梁紀白沙桑趙屯內勳石浦道碣蕭市金龜千墩汪浦張漊業梨同丘諸天張

浦帆歸角直甫里渡頭東齊刹刀界浦浮高順德大姚破墩盡頭吳淞之北有大浦三十二條東自顧會安亭徐公北澥尾浦三林顧幕金城木瓜下界奇浦廣浦社城新洋江馬仁小虞大虞尤涇梁里華祥心瀆樂浦薛莊黃瀆眞義界浦下里戴墟上顧青丘奉里任浦其在江之南者則西受陳湖等水南受澱湖諸水以入吳淞江而達於海其在江之北者則西受陽城湖諸水橫絕至和塘以入吳淞江而達於海自新洋下界以東則反納吳淞江之水以東北趨於劉家港而入海吳淞江迤東入海之口其南有浜浦一十九條皆通華亭上海縣界其北有浜浦二十二條皆北通嘉定縣界皆近海潮汐往來易於漲塞廣者日狹深者日淺惟千墩一浦南通澱山湖浦極深濶與下界新洋南北相望水勢相入屢經開浚皆爲民利今宜沿江相度各浦之通塞使湖之水必趨於江而江之水得入於海則郡中東南之水定矣何謂疏導涇港蓋圩田四圍皆涇港環繞或傍江湖或傍浦塘曰涇港者論其槩也涇港之設有公有私今則並通舟楫分利水道旱則引其水以溉田潦則決田之水以入涇港泄諸江湖浦塘使歸於海其利於農[illegible]

入涇港涇港通流可散灌於浦塘浦塘決水可疾趨於江海大小相資首尾相貫又何水之足患乎

王同祖工役計費議　工役計費一事常相須計費足則工役舉故今之言治農田水利者莫急於量財蓋工役之舉歲歲興修則繁而難行數歲不治則廢而難葺故必相其工之大小而爲之制開江濬浦以十年爲率疏決涇港築圩治堰歲歲修補或間歲一葺計費之出必量其費之多寡而爲之制若開江濬浦疏通涇瀆之大者則官爲之區畫其築圩修堰及疏決涇港之小者則取諸食利佃作之家如此則不煩於公不傷於民矣

附給事中吳巖工計疏畧　一曰經度財力財力必取之民間凡遇工程一槩科斂則未免應賑派之里甲騷動鄉村臣以爲水利爲田而興財力亦必計田而出況有田之家不拘官民每田一畝科錢一文每田一頃科錢百文不但積少成多抑且衆輕易舉實爲經久之計於每歲秋成之時折白銀徵解各府官庫數目造報水利官處動支不許別官借貸

王同祖治田奏畧　吳中之田高者常畏旱低者常畏
澇治高田之法開河蓄水而已治低田之法則非築圩
不可是宜依倣古法相地形度水勢盡而爲圩高築其
岸令內足以圍水圩不得漫衍而咸歸於塘浦則塘浦之水
澇之害且湖水既固則不惟在圩之田可無霖
自懲滿盈迅疾可以敵海潮而去浮淤其岡阜之地亦
因水勢稍高可引以資灌
溉蓋一事典而數利集矣
王同祖論治田法　治田之要有三一曰築岸隄治高
田惟在於謹堤防蓄水泉以備亢旱而已低田易沒必
藉岸隄以禦之永樂中東南大水命尚書夏忠靖公治
之其法常以春初編集民夫修築圩岸取土於附近之
田以杵堅築務令牢固復於堤岸之內再幫子岸以廣
基謂之抵水岸又令民於岸上種藍不許種豆種藍則
土日增而岸高種豆則土隨根去而日削也築岸既訖
又令民箭泥填實取土之田俟土乾可復耕種不爲廢
弛其法密矣爲今之計莫若使民於春和之時或取土
於田或開濬涇港因土築岸以固基本又須嚴其令緩
其期蓋令不嚴則大戶田多者憚於費煩興浮言以阻
人等或從而煽惑稽緩日期未築
而民已重困矣故必嚴申禁令若期不緩而欲速無益
有損蓋客土雖增高堅築性未相入驟雨一傾大水卒
至圩塌隨之矣故必以三年爲期而後可一年築基補
築水次遍栽菱蒲芰茅使能護岸土本固矣增修加土
如法堅築經歲草生土實三年增土五寸
匝岸待其稍長歲翦其枝恐受風搖動岸脚善崩也誠如
是歲歲令民增土修築岸日堅固功不煩而利可久矣
一曰修壩堰古人制田之法率因水道以正經界曰涇
曰漊曰浜曰塘曰浦縱橫曲直大小深淺或通或塞基
布井分有圩田之象焉其通也以泄水其塞也以禦水
皆使不爲田害而已歷歲既久水道寖廢民之習於舟
楫專於網罟者皆決堤防以通江湖水勢漫衍田疇日
損今圩田之外止通水道之大其諸小小涇浜之類非
舟楫往來之道出入必由之處盡行壩堰高與岸等則
水不亂行而廬舍岸圩公常論於朝江南圍
田每一圍方數十里內有河渠外有門閘早則開閘引
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今亦不能爲門閘啓
閉但能修舉壩堰以爲隄防其利亦博矣一曰分大圩
爲裏外通水道以時蓄洩在宋

謂之圍田皆有字號名色然圩中之畒隨地形廣狹水道遠近爲之大小一圩之田多或至於二三千畝少或不及百畝小圩之田民力易集塍岸易完或時遇水則力有富貧之不一地形有高下之不均故大圩之田遇有巨浸莫能爲害而大圩之田車扉易遍木濆易去雖有矣縱使修舉令民車扉積水然足民有遠近之不同民矣莫若田圩之大者取而分之以二三百畝爲率因其高下督民取土畧以塍岸則田圩之形成矣或謂分圩必須開河取土因以築圩此固然矣然有田在圩者率皆自愛就昔捐其所有以供開河築岸之費今觀大圩之內多有溝旱濆者也宜因而浚其兩旁增布列古人制之所以備旱濆衝激東補西塌皆蕩然淹沒築岸就以分圩裏用其所不通處則但取土於田以爲圩岸不必更開河道仍須令圩田之民共箭泥填實也其圩內無溝洫之屬或雖有一二而不足以供分圩者則圩田中傍界岸築爲徑塍或三十字形或廿字形或井字形各隨田土甚便爲力

爲難其病實在於木利莫責成臣惟府州縣正官職守繁重治農佐貳事權既輕必須專官督理查復弘治年間事例或照姚文灝主事員或照海瑞一員專一督理仍乞特勅巡撫應天等府都御史俞諫修舉一事一日復專官以圖照都御史俞諫事例備查其期限務令有實興修果有成效方許開浚不及數年以來海潮日淤沙積堙塞海口以致上流勢緩日潮日壅大役修復隨潮隨淤必須設法疏浚仍查揚渠河等項大役修復隨潮隨淤必須設法疏浚之法

回京復命二曰疏海口以流通利爲先近歲尚書李克嗣濬吳淞江通下界浦以入海又濬白茅港以入海又濬白茅之水元爲驟急實惟吳中之利但工程甫畢海口斯壅一時海潮不及數年以來海口日淤沙積堙塞海口以致上流勢緩日潮日壅大役修復隨潮隨淤必須設法疏浚仍查揚渠河等項大役修復隨潮隨淤必須設法疏浚之法

務使海口常通則吳中水患自少

又濬支河以修圩岸疏瀆則吳中之田近湖沿江地皆卑下平時積水已多一遇久雨衆水並集常有水患有旱災昔人治高田之法布塍有溝凡瀦水以灌

田者皆是也其治低田之法則遶田四圍築防謂之圩圩者圍也內以圍田外以圍水蓋低鄉支河之水容受衆流比田反高若非圩岸以圍之則蕩然巨浸遂不可田故低田賴圩岸甚於都邑之賴城池也吳中賦稅歲多逋負固由災傷亦由人力未盡正謂濬支河修圩岸是也近歲既濬吳淞白茅以洩震澤之水爲今之計必須開濬支河積淤之土因以修築舊坍之圩岸務令堅實高厚足禦湍急之流實今日水利第一切務也

又疏畧　吳中水利固惟浚支河修圩岸爲急究其本原則支河淤塞由圩岸坍塌圩岸坍塌由人力怠惰而怠惰之弊其故有三小民一遭水潦困於工力難繼大戶田連阡陌病於顧理不周間有小民佃種大戶之田則在小民原非已業在大戶止圖收租彼此躭誤更不葺理今欲興修水利必先飭惰勸民若使夫役不均益滋民害合無一應築圩夫役但係工程簡易者就令本圩有田得利人戶不分官民一體計畝起撥若工程浩大必須通融處置者官爲僱募小民應役亦不得剋減工價以致負累其勢豪之家假借開河名色索計夫役[illegible]圖或因而賣放營利及與在官[illegible]

二十三年巡按御史呂光洵請修水利

疏畧　一曰廣疏濬以備瀦泄蓋三吳之地古稱澤國其西南受太湖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大抵高者其田常苦旱卑者其田常苦澇昔人於下流之地疏爲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於江由東以入於海而又引江潮流行於岡隴之外是以瀦洩有法而水旱皆不爲患近來縱浦橫塘多堙塞不治惟二江頗通一曰黃浦一曰劉家河然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一江不足以洩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溉於是高下俱病而歲常告災臣謂治之之法當自要害者始宜先治澱山等處一帶菱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泄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茅港并鮎魚口等處泄昆承之水以達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泄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於小浦小浦之水悉入於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瀦者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憂矣於是乃濬艾祁通波以溉青浦濬顧浦吳塘以溉嘉定濬大瓦等浦以溉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濬臧村等港以溉金壇

濬澡港等河以溉武進凡岡隴支河堙塞不治者皆濬
之深廣使復其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
三吳水利之經也一曰復板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皆
自平原流入江海江海水漫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昔
人權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爲閘平
時隨潮啓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歲
澇則啓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蓋謂此也
然多堙廢惟常熟縣福山閘尚存臣訪諸故老皆以爲
河浦入海之地皆宜置閘然後可以久而不壅一曰量
緩急以處工費往歲凡有興作皆併役於一時是以功
未成而財力告匱今宜倣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饑民
修水利法行令有司查審應賑人數籍其老病無力者
爲一等壯健有力者爲一等無力者日給米一升聽其
自便有力者日給米三升就令開濬各造冊查考則官
不徒費民不徒勞所謂一舉而兩利者也以後每年分
於冬月募民興作次年二月而罷其費用或取之贓贖
大約三年而止通計所費不過二三十萬而水利大治
矣一曰重委任以責成功先朝大臣奉命經理吳中者
凡數十餘人惟正統間巡撫侍郎周忱功効最著吳民
往往思之亦先朝委任特專而歷年又久故能盡
其志邇遣大臣疏治多欲以歲月成功故雖賢者亦
不暇爲國遠慮臣竊以爲宜如先朝委任周忱事例特擇撫
臣務爲長久之計凡一應錢糧夫役與疏治經畧之宜
工程緩急之序聽其以便宜從事而責其成功其府州
縣有司官員凡遇陞遷行取者皆必考其水利有無
劾方許離任其遷延玩[illegible]及違[illegible]事[illegible]者[illegible]則負事者仍
聽臣等隨事糾治以懲[illegible]如是則事有[illegible]
規人有定志而成功可期矣此治水之要也
又水利工計議一曰估計工方之則查得先年開濬
吳淞江事例每土四面而深闊各一丈曰一方約計二十
工每夫工食銀五錢[illegible]當[illegible]加節省毋方須
工食銀四錢十方則該[illegible]萬方亦
皆如此估計如以一[illegible]底八丈上
濶下狹折而筭之實[illegible]用夫一十
六工一帶八方則[illegible]一里則該土
一千七百二十八[illegible]六百八十八
工動支工食銀六[illegible]一里則該土一萬
七千二百八十方[illegible]八千八百八十
工動支工食銀六[illegible]兩百里則該土一十
七萬二千八百方合用人夫[illegible]七十六萬八千八百

工動支工食銀六萬八千九百二十兩設使其濶倍之則其人夫工食亦當倍之是爲銀一十三萬六千五百四十兩夫費此以開百里之河其利於兩旁之田當不下億萬畝若能宣防不怠則永無旱澇之虞歲享豐穰之獲而丈量驗派則又不可無法也蓋土之爲方凡當河底者必深近河岸者必淺淺深難於牽折驗派難於均平則須每方一帶之中通力合作務令深淺均攤又民之負土河有濶狹而路之遠近隨之往返之間近者便而遠者艱難以槩論則須差爲等級如河濶十丈者每方派夫一十六工若濶十五丈者則加以一工二十丈者則加以二工以次第加大約以三十丈爲率則所加至四工而止設更有濶於此者亦當如數加之寧使民有餘力毋使土有餘工可也其或民有勤惰勤者未及限而完工其應得工食必盡給之而勿減踰限而不完者非惟不得加必治而去之則惰者不得以亂群矣至於開挑之法務在遠堆新土但役夫自河底負擔而上遠堆尤難愚意每帶兩旁各造木車三乘如方盤式駕以四輪大約每乘可載土十二人挽之[illegible]里[illegible]當十夫土去遠而[illegible]力[illegible]工食[illegible]比[illegible]

[illegible]至小民固極凋瘵大戶亦漸衰微若欲論田起夫則田多者難於應酬田少者苦於擾害若欲挨戶編役則丁富者或能取足家貧者何以勾補莫若倣雇募賑饑之法而行之各府州縣凡有關係於水利者先令擘畫措置錢糧已完計費已足然後量河渠之大小定土方之深濶料灘岸之遠近爲夫役之多寡先期明示曉諭每都每圖限名開報官爲雇募假如一圖十甲每甲報夫二名通圖該夫二十名即以蘇州合府計之一州七縣爲里三千八百七十有六是爲二千八百七十六圖應出夫七萬七千五百二十名每夫用力一月而罷是爲二百三十二萬五千六百工可開河一百里兩月而罷則爲四百六十五萬一千二百工可開河二百里三月而罷則爲六百九十七萬六千八百工可開河三百里以此夫工總而合之何大河之足處桿而堅之何幹河之足憂哉其又因貧赴召者則不拘多寡亦於各該都圖編管或衛所應役軍丁就令十百戶給束與民丁一體差用並須擇精壯法老弱每夫十名或二十名取具各該都圖糧塘里老不扶耳結一紙文須每名官給竹木小牌一面其一面填寫某府州縣妻官某夫長某部

州縣字樣下用掌印官火烙下人夫某一面填寫本官親掌印官所治農官點齊押赴花押以便稽考行令各該掌印官實強幹者立爲千長百工所於是于者塘人等中擇信實強幹者立爲千長百長委才能丞簿典史巡檢大使或捕盜陰陽典膳引禮省祭等官以分督之庶幾檢束所統攝而通融調遣宜令各府州縣將應募可免也然召募之法各官親掌印官于大役銀兩各該掌印官于開近雇募所不足者加工抵補則彼出銀而民免厥德大矣一望誠兩便之策也然大衆烏合難保無虞必賴次舍之計則必倣前代撈清開江之制及後主政姚公舉人秦慶請置導河之夫每年於均徭內撥用其土著之民留井竈時作止禁暴虐蕭蓼並給醫藥有備設有不幸而死者又必爲之塋埋而厚恤其家則百姓樂於趨赴非惟可以成大功而東南亦可以無饑民矣若夫經久之計則及後主政姚公舉人秦慶請置導河之夫每年於均徭內撥用其土著之民專習淘捜之事免其別差若者爲定令又須於沿江沿浦之處置爲鋪舍若運河之淺鋪或募貧民之壯健者每鋪或五人或十人給以導河夫銀令其以時葺理且視有附近荒田與之開墾官給耕具種穀使有恒業可居而守則江浦永無淤塞之患矣三曰給散糧餼之規

河泝夫計夫給餉遵照先年二分五釐若凶年穀貴則每可足用其銀米府倉給之承簿等官承簿等官給之于長千長分給百長百長零散各夫或五日或十日一次關支每週將散之日預令官處計夫數之多寡每夫長給腳沙票一張上開夫長某部下原管人夫若干逃亡若干今查見在若干應該支工食銀米若干領散各夫長把頭歸期憑票關支關支既訖又須丞簿等官給之于憑府佐不測稽驗先期給散各夫長把頭令可領關米收有剋減插和者嚴加究治計贓賠補其銀每石須加耗三升抵補虛折舉行如不均之弊矣四曰督責考驗之法江東例每夫一萬名選委精強府佐丞簿等官一員大長所管夫役各令該管人號簿記每日旦旦時各夫長照依原分一號依次寫在面上銀數編一個如大一起至天千止排立以便查點仍用水牌夫若干共幾字號豎立旗竿根數神在上其名該管人長用藍于長用黃土寫各人姓名以便趨赴即工之日

與民約信假如每方派夫二名則以八日爲限每方派夫四名則以四日爲限積而上之皆如此限有踰限者則本夫重加鞭箠號令示衆而百長千長至丞簿等官亦皆與有責焉非大寒暑不休息非大風雨不更期又須置循環簿二扇紀其陰晴以稽作輟經始之時隨所開河身淺深樹木爲的工畢之日量河底濶狹用滚木一根以索挽之循河而往稍有窒礙即加究治罰其再行開挑勿給工食決壩之後拔去的木復以鐵足木鵝浮於水面驗其淺深其制大河深一丈二尺幹河深一丈枝河深八尺隨流而下稍遇淺淤必即傾仆於是計其淺淤丈尺之數於百長千長名下追其工食而丞簿等官亦計贓以枉法論其有勵精圖効者夫長則勞以花紅優其禮遇丞簿等官則加以旌獎陞其品秩則偷情者無所容而勵精者益勸矣大抵考驗百夫在百長考驗百長在千長考驗千長在丞簿等官考驗丞簿等官在府佐而守令則兼之也五曰催徵會計之條常往歲興修其出銀之法皆臨時取辦艱難百端今須事儲財量財制役凡一應無礙錢糧貯積待用有[illegible]則項支銷設有不足則當因時制宜明白開[illegible]

靖十年恩詔事例則耗贍[illegible]亦當數十萬矣此所謂經費也

又議修圩岸以防橫流疏畧　四府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其水易豬而難泄雖導河濬浦引注於江海而每遇秋霖汎漲風濤相薄則河浦之水逆行田間衝齧爲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嘗令蘇湖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郟亶亦云治河以治田爲本臣嘗詢問故老以爲二三十年以前民間足食無事歲時得因其餘力營治圩岸而田益完美近年空乏勤苦救死不贍不暇修繕故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宜令民間每歲農隙各出其力以治圩岸岸高則田自固雖有霖澇不能爲害且足以制諸湖之水不得漫行而咸歸于河浦則不待決泄自然湍流而圖隴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得畎引以資灌溉蓋不但利于低田而已

又水利考　松江爲蘇州下流去[illegible]甚近北截於吳淞江而西南有澱湖當湖金銀青白蕩漾諸水聯絡環繞皆源於太湖而委之三泖三泖一曰圓泖一曰大泖一曰長泖旁釃爲數渠自澱湖北出爲趙屯浦逕望湖涇至胥溝分流爲內勛浦爲會仙浦爲古盤浦爲南澥浦爲梁紇浦並入於江又東出爲大盈浦逕南漕港絕橫

淞合北漕港由新河會於青龍江白鶴江入於江又西出爲大石浦北逕崑山之道褥浦千墩浦入於江圓淞則東出爲橫山塘過沈涇塘北折至通波塘由顧會浦分流爲艾祁浦爲崧子浦入於江大淞則東出爲潛浜又東出爲七里涇由通波塘入於江又東出爲石湖塘歷東西山涇合秀州塘北流從通波塘入於江此並華亭青浦二境自西迤北入江之水也長淞則東由斜塘爲横瀆瀆涇又東流爲瓜涇塘爲詹家滙北折爲黄浦爲范家浜二百五十餘里合於江涇涇抵詹家滙不能至黄浦勢頗紆緩浦之徑易自東江塘減諸水皆屈流入黄浦嘉定之顧浦掣大廣深僅半淞江逮永樂初夏忠靖公原吉以淞江於塞頗多施功甚難乃開崑山之下界浦爲通江要道度其旁有湖之水入劉家港又以黄浦乃濬令廣深上屬黄浦於家浜至南跨口可逕入海及濬縱諸水以入浦浦勢加

[illegible]浦之水自李墟滙分枝者[illegible]有若南錢塘官紹塘米市塘南俞塘塩鐵塘北俞塘洞涇駟馬塘六磊塘東溝新村塘吳唐塘島泥涇華漕港龍華港蒲滙塘諸水此並華亭上海二境自南迤北而東入於浦者也自界涇横涇顧會橫涇前後岡塘上下横涇[illegible]下沙浦塩鐵塘都臺浦沈塘[illegible]塘周浦塘一[illegible]塘黄淵漊馬家浜陳村塘諸水此並華亭上海[illegible]西入於浦者也其盤龍塘白鶴塘竹岡塘橫瀆塘新涇諸水則又二境之間自南迤北而至北迤於浦而通於江者也大浦勢湍悍入海徑易氣候[illegible]爲淞江浚則太湖之水盡決而東南境内受水多必汎濫爲害若淞江既濬宜急復東江故道使水勢奇分則三郡宜皆有益或又厉東江通則鹹潮溢而逼江之圖復爲卉滴之壞安能東江不利其吉如此蕃未必盡是亦並爲論次以大計議者有攷驗焉

隆慶四年巡撫都御史海瑞開吳淞江白茅港借支軍餉及各處發追稻穀贓罰漕河夫無傚等銀委本府同知

黃成樂上海縣知縣張嵿刻期開濬查勘舊蹟共計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一丈濶三十餘丈議半開河面一十五丈除嘉定應濬外上海實開長六千五百三十一丈八尺餘面濶一十五丈底濶七丈五尺深一丈五尺六寸餘計用工食銀五萬餘兩不兩月告成是歲大饑民多思盜自河工興而畚鍤雲集盜因以息

海瑞治吳淞江疏畧　吳淞江盡洩太湖之水由黃浦入海近年以來水利官曠職不修撫按亦不留心潮泥日積塡淤太湖因之奔湧夫吳淞江一水國計所需民生攸賴修之舉之其可一日緩耶臣於舊歲十二月巡歷上海縣親行相視旋委上海縣知縣張嵿率領沿江住居父老按行故道量得淤塞當濬地長該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七丈二尺原江面濶三十丈今議開十五丈計該用工銀七萬六千一百二兩二錢九分今

俯方春正月米每石價銀已八錢五分矣饑民動數千百告求賑濟臣已計將節年導河夫銀臣本衙門贓罰銀兩各倉儲米穀并溧陽縣鄉官史際義出賑濟穀二萬石率此告濟饑民按工給與銀穀於今正月初三日按江故道興工挑濬委松江同知黃成樂督率上海縣知縣張嵿嘉定縣知縣鄧一本分理興工之中兼行賑濟但工程浩大銀兩不敷饑饉頻仍變故叵測官儲民積計至二月間盡矣江南四面皆荒湖廣江西雖有收成府縣又執行閉糴無從取米伏望軫念民饑當卹吳淞江水道國計所關勅下該部酌議量留蘇松常三府漕糧二十萬石准照前旨銀數改折凡應天等十一府州縣庫貯不拘各院道諸臣項下無礙贓罰銀兩聽臣調用浙江杭嘉湖三府與蘇松常三府共此太湖之水吳淞江開則六府均蒙其利塞則六府同受其害其庫藏銀亦如應天等府一例取用彼處饑民亦聽河工就食吳淞借饑民之力而故道可通民借銀米之需而荒歉有濟一事兩利地方不勝幸甚

萬曆三年華亭縣修築捍海諸塘

大學士徐階記畧曰華亭縣故有捍海塘按志塘築於開元元年縣創於天寶十年則塘固先縣而築矣豈塘成之後海水既不闌入而江湖之水又藉以停蓄故耕者獲其利日富日蕃而縣因以建歟萬曆三年夏五月晦海大風鼓濤山立怒號而西注敗塘於漴闕於白沙漂沒廬舍百十區潮乘其缺日再入流溢四境潮味鹹所過禾麥豆蔬立槁適歲旱民不得灌溉太守西蜀王侯以修瞿然曰災若此吾曷敢寧居亟檄知縣事南海楊君瑞雲往視楊君冒盛暑循海行二百里具得其狀以白王侯侯首議修築費巨無所給或謂民可役也巡按侍御姚江邵公陛曰叮華亭人疲矣吾奚忍益之亟出贖金五百兩俾侯經始巡撫中丞永豐宋公儀望聞之曰俞吾保釐茲土固惟奠乂之求出贖金三百督鹽侍御真定王公藻曰天子使吾問民利害矧吾煎海之民環塘而居者千萬計其可無時舉出贖金百侯亦出贖金二百及河夫之值二百六十召徒役具器用囊糗船粟率楊君齋禱而從事於是整飭兵備東甌王公叔杲爲設禁令陳賞罰擇典史林國惠千戶李國美百戶濮文卿使董厥工畚築日奮塘亟告成長八百五十丈

[illegible]

胥拜且言曰非諸君子之力其曷能有此請予記成事予嘗論古君子聞民之災必相與動色怛中畢力而爲之救後之爲政者勞率避而不肯爲功率倡而莫之和今觀諸君子信可謂協於爲民矣遂諾而記諸石

○徐文貞階與撫院論水利書畧　凡言水利者大率二端蓄與泄是也而所謂蓄泄有大蓄泄焉有小蓄泄焉大泄者以海爲壑鑿白茅諸港吳淞諸江導江湖之水而注之尾閭也大蓄者去江湖之淤澱使足以受支河之水也小泄者以近田之支河爲壑導田間之水而注其中也小蓄者疏浚支河使足以受田間之水也夫專意於泄於救潦可矣即不幸五六月間復如去歲之不雨何以濟之不若致力於蓄則旱既足以救而潦亦有所蓄而不爲害也蓄泄之大者其勢用財力必多未易猝舉今姑治其小則莫若修築圩岸然亦不可槩云修築而已敝邑之田東西二鄉高下迥絕東鄉本不苦水岸高則車救愈勞當令各以修築之力疏濬支河爲蓄水之計仍遠徙其泥母俾復壅西鄉圩岸在所必築而艱於得土亦當督令浚河因取塗泥附之舊岸築而加

高廣焉庶財力不虛費而旱潦有備也

萬曆六年御史林應訓督知府閻邦寧浚大川六支流四十七港浜之小者九十有一求圩岍之故迹盡修築之踰年乃成作水利圩圖 徐文貞公階有序

林應訓開江工費疏畧 今日最要者在蘇郡莫先於吳淞江而吳江其來源也在松郡莫先於黃浦而山涇港秀州諸塘其來源也太湖入海其道有三東北由劉家河入海即古婁江東南由大黃浦入海即古東江其中爲吳淞江經崑山嘉定上海青浦四縣界入海乃太湖之正脉比之河浦尤爲要害今河浦皆通而中江獨塞者蓋江水之流與海潮遇海潮渾濁來則洶湧其勢莫禦去則遲緩其泥易淀所賴江水迅駛而衝滌之耳劉家河獨受巴陽諸河之水又有新洋江下界浦諸水從旁注之黃浦總會杭嘉二郡之水又有澱山泖蕩諸水從上灌之是以流皆清駛足以敵潮雖有渾濁不能淤也惟吳淞江不然其源出於長橋石塘之下經龐山湖九里湖而入今長橋石塘一處則涇塞矣龐山九里二湖則灘漲矣其來已微又其中爲新洋江下界浦等處掣其水以入劉家河其勢益弱其與潮遇也安能勝其洶湧而滌其濁流耶前任巡撫海瑞破群議開之幾八十里遂使兩旁居民漸歸故土積荒之地近皆播種人至今尸祝之臣今看得自艾那至崑山漫水港六十餘里急當開濬覆經丈計土方實該工食銀四萬五千七百三十九兩有奇此江一開則太湖之水直入於海歲或淋澇可免汎溢而就中傍江湖渠得以引流溉田將來青浦等一帶積荒之區俱可墾種成熟矣黃浦西南受杭嘉二郡之水西北受澱泖諸蕩之水總會於浦入海方今黃浦洪流滔滔無容議矣夫江自江浦自浦如人兩足各無疾痛則各自伸縮原不相妨今惟江之開而浦之塞者是必入浦之路有所礙也若自澱山河分流入浦一帶涇港凡有淤淺併爲疏瀹則兩利俱存矣臣今看得自黃浦潢潦涇經秀州塘入南泖至山涇港等處急應開浚覆經丈計土方實該工銀三萬六百一十餘兩此河一開則雲間西來之水無所阻滯而黃浦之流爲益快田間溝洫皆可旁達以資灌溉之澤矣

陸文定樹聲論水利書　竊聞之先猷謂治水之大要有二曰蓄曰洩非蓄無以防旱非洩無以禦潦蓋旱則資蓄以灌輸潦則資洩以疏導非獨有洩而無蓄也故三吳謂之澤國澤者水所鍾也如主於治潦欲一決而涸之不幾於因噎而廢食乎今吳江而下浦港支渠分流而東者謂之西水西水盛則海潮不能駕越邇緣支河淺澁西水之來者微緩海潮之至者湍迅故潮至則勢急而退速潮去則沙留而易凝退速則無灌輸之實易凝則多淤澱之虞所謂水鹹泥濁者此也今所慮者潮沙日積河身漸仰其於蓄洩不無兩妨論者謂吳江長橋之水迤邐而東由浦港支渠分流放於海猶之自咽喉而達胸腹腸胃以下注尾閭者也如令咽喉哽噎胸腹腸胃壅塞則尾閭雖通而津液不注關膈且將不利矣故浦港支河尤宜濬治務令深下則停蓄流通無所壅塞遇潦則水藉以容納而不至於漫延遇旱則水得以車戽而不苦於乾暵此兩利之道也若田間水道責令田戶各加疏浚又不待言矣

[illegible]江通判劉師召開濬奉賢黃泥白龍百曲新港白蓮三林走馬虬江等河修築澱泖黃浦等處隄岸

二十八年知府許維新開浚府城市河松郡近海潮汐往來泥沙易淤而城市尤甚稱以居民侵占河道日隘間有疏治旋即壅塞維新鋭意興復特委上海縣典史龐尚鴻經理其役凡勢家占造水橋河房悉皆撤去東西兩關直河南北岸舊復故迹一丈有奇初衆議難之尚鴻不畏強禦三月而竣河道既通貨艦鱗集衆沾其利至于編工計程不役埔長造船運土棄之廢地隨濬而畢尤爲良法郡人許樂善有碑記

三十六年巡撫周孔教檄修圩岸

修築圩岸公移　水患異常圩埂盡決赴此水涸之時若不亟爲修治則年來水發內外流通車戽難施無復種作之期矣其出粟出力之方畫圩分築之法誠恐縣官視爲可緩田主吝於出粟遷延誤事爲害非細相應申飭各屬掌印官俱要停止詞訟輕輿寡從自備蔬食逐一躬詣田間要見通縣共圩若干某圩原埂長若干丈濶若干丈高若干丈今被衝壞若干丈計該增濶若干高若干長若干每丈用工若干費銀若干估計派定照册某人田若干畝計畝起工明開某人該工若干大書告示張掛本圖本鄉公衆處所隨於本圩中擇有身家善良二人充爲圩長令其朝夕督工不許生事科派縣官周環巡視其工力浩繁民力不支者酌量大小裒筭多寡或請給稻米以明勸率或請借官帑以資力本務要人各協心工必堅固庶水至得以防護水退可以車救圩長大戶人等如勤劬効力盡心任事工程能固報完能先事畢之日酌量工力或給冠帶或賜扁獎縣官悉心經理速有成績即係荒政修舉定當首錄[illegible]以實心任事止於虛文塞責決不以體面姑息也

又[illegible]河圩公移　各屬掌印官督行水利官前[illegible]

淺澀者作速疏通工程小者起集得利人夫工程大者議動官銀協助掘河中之土築傍河之岸則河既深通岸又堅固一舉兩得遇旱可資灌溉遇潦可備蓄洩兩利俱存此係民瘼所關三吳第一要務文到即時舉行一定水鄉圩岸之式　高鄉田地以河渠爲命脉低鄉田地以堤岸爲命脉而圍岸戧岸二者兼舉則旱潦有備大凡田之週遭際水處沿河築岸中爲圩田小者數十畝大至數千畝名曰一圩所爲圩岸是也或通人烟往來又名官塘但地形不平惟水最平一圩之中必有稍高稍低之處又有最高最低之處而水性就下必就低處若無戧岸則高處常涸低處常溢一圩自分旱潦矣必用戧岸以分之戧者隔別彼此之名圩岸外拒內攔勢如城郭當以堅厚爲主其[illegible]視圩岸之高低而高低隨地形之卑亢須詳稽潦時水勢令圩岸高出一二尺則可無虞矣大約濟大河處高以丈許爲率傍內河處高以五六尺爲率[illegible]基濶二丈[illegible]五尺者基濶一丈但圩之四圍當如一轍若四圍皆高而一方獨低則全圩皆屬無用矣又[illegible]四圍皆[illegible]而一方獨瑕則全圩終被渰沒矣然岸基[illegible]之[illegible]非盡置之無用如高一丈者頂面止濶四五尺其[illegible]岸可濶一丈

而副岸視頂面約低二三尺以其毘輔夲岸故名副岸
俗曰畎塌又名頂頭可種菜豆諸雜種是岸基二丈實
掊廢一丈地耳至戧岸田畔之水不必太高太厚
其高約與副岸等如戧岸等而岸頂不係人畜行走
無用矣民間惜地不肯分立戧岸者以此不思水發時
若有戧岸萬一大圍潰壞纔及一戧則鄰戧尚保無虞
且涉止一戧衆力可辦此家自爲守之民法也又地形
差別有合衆小圩成包裹滿要數十而爲一大圍者其
圩岸尤宜高厚但圩岸與田論法當不在起科
之數一定督率圩工之法凡低鄉修圩岸之法與
塘河不同當先別工程之難易次合一圩而齊舉要在
督率有方視可工較易爲力也大岸壞必破滄没不待
智者始知之而往往任其頹不急修築者只爲利害
全圩相關人情最難齊一假如一圩中數十家
若一家圩岸圮壞則全圩堅好之岸總歸無益其間貧
富相持彼此觀望非藉官府驅率豈能使之一體修完
且圩岸一周止是利賴一圩之田非若河流資溉可
免此論五年一修築則然此其年年修補鏃漏增葺頂面
自沿岸人戶自宜任之其高爲力亦甚易也戧岸修築方
準此例其工料修築之法與圩岸同本圩人戶沿
圩踏勘處完約用民力一丈爲一段編作某字號
工力不計圩岸大小長短但計
十工每工亦以五井爲率其工
工相同官府驗收入册
工册工單合比給米悉與河
工當用水桶竹笆其
水相去
可成功
凡係人工法當五年一輪
應役相爲循環官甲圩戶
應役五年自爲循環而每
一井爲止因水鄉本圩之
之圩役也

一定修圩岸

定此論五年一修築則然此其年年修補鏃漏增葺頂面
自沿岸人戶自宜任之其高爲力亦甚易也戧岸修築方
準此例其工料修築之法與圩岸同本圩人戶沿
圩踏勘處完約用民力一丈爲一段編作某字號
工力不計圩岸大小長短但計
十工每工亦以五井爲率其工
工相同官府驗收入册
工册工單合比給米悉與河
工當用水桶竹笆其
水相去
可成功
凡係人工法當五年一輪
應役相爲循環官甲圩戶
應役五年自爲循環而每
一井爲止因水鄉本圩之
之圩役也

一定修圩岸

餘力又要避雨雪冰凍之日如係平地挑築須於十月未凍時興工先築一半承受殘冬初春雨雪上自壓實到明年二三月再築一半其堅可恃未有一頓堆高可耐久遠者而築基猶須堅實如岸高一丈其下五尺須分作十次加土每次加土五寸杼築一次其下五尺分作五次加土每次加土一尺杵築一次其他圩岸戧岸若每歲之小修須在二三月冰泮凍解時名曰燕子泥土膏發動最易粘聯一人用鐵搭撈取田中濕泥補岸一人持大木敲實便與老岸合縫可備一年之淋漓無塌矣若非年年修補一隙終成漏竇日久潰裂斷所不免也

又禁包攬公移　水利興廢以備暵溢蓄洩所關農務綦重要在高鄉各浚溝渠使之深以禦旱低鄉各修圩岸使之堅以救水惟是役不離鄉民各自便爲善不善一種市棍號曰泥頭慣與奸胥朋謀蠶食先將各區[illegible]啚雜派編役以開包攬之門如高鄉塘長派低低[illegible]長派高一時東西奔走不支無可如何勢不得不[illegible]頭[illegible]

間一撈起游泥畧塗岸面自以爲築圩而圩壞如故[illegible]至一墩而今年築明年又築終於不築一溝而今年開明年又開終於不開總之利歸於奸胥害積於地方今行該府縣將各區啚細造書冊不拘高鄉低鄉逐項開載本啚附近某大河某官塘本啚某港某圩岸不問靠塘腹裏一體分段應各業戶自照田畝開若干底面深廣若干一一具冊一留本府一解院道永不許奸胥撥派動搖并豪家借用塘長以致紊亂庶包役夫銀永永不乾沒於塘長不垂涎於積棍如有積棍假泥頭爲名包攬誤工者照例問遣大指各就本鄉物力興本鄉水利必無使神奸侵牟以致乍行乍止有名無實至於城郭市河與城濠運泥亦應核實導河官銀或派居民沿門各自疏瀹決不可以小小荒度聽奸胥派亂妄編滋弊無已

詳行華亭知縣聶紹昌濬築成規并工冊工單式一定每年一役之法如華亭縣有八十區區管數啚共計六百餘啚區有塘長職在督率該年任一區之水利啚有該年職在督率細戶任一啚之水利其法每年輪一人主之八月上役及期而代此常規止往年之弊坐在法無畫一或差或停任意行止或輕或重任意派撥於

是奸胥竊穴其中塘長該年之精神不用之濬築而用之布置百姓之脂膏不盡之於河圩而盡之使費此一大弊也今將各區水利酌其緩急劑量輕重分爲五工每年定典一工週而復始法既畫一力亦均平巧無倖免拙無獨勞而年年有實濬之河渠實修之圩岸矣一定工不出區之法今之神奸利於亂撥塘長者不獨淆亂派法那移影射役使不均而名曰緊縣通融實則丁不着役蓋塘長止是一人該年亦不過數人驅而或東或西無難供命也而堘長該年所統率之細戶一畝不下百人一區不下千人小民朝夕營生不離塲畝豈能群數百千人供役於數十里之外勢不得不捜括囊橐以就泥頭之包攬惟易畚鍤爲春作而爲銀錢粟米於是百孔千竇從此而出今定爲工不出區之法家家戶戶使可含哺皷而事畚鍤率妻孥以相春杵冬春之交農事未興民間工力乃其所饒且各自濬其灌溉之河渠而自築其防禦之隄岸民雖至愚亦當倍奮矣　一定冬月興工之法往年役法混淆則擬派有利胥役　嘉於有事需索百端塘長利於奔走今法既畫一但有　靖居之勞絕無乾沒之竇惟有一味歷摽多方規避　堐

[illegible]年議者云工不出區之法大弊

而大利未興正指此也今將一區之內高鄉則計應浚河渠若干低鄉則計應修塘岸若干長短闊狹逐一十明造冊每區繪一總圖并該區畝田畝實數一覽瞭然本縣親令各區畝塘長該年會同本區畝糧長排年從公酌量先分水利緩急次計工力多少均勻搭配分爲五工如甲己年應典某工乙庚年應典某工丙辛丁壬戊癸五年爲率週而復始圖冊既定每年舉行限定十月中農工既畢塘長該年赴縣遵照原編工次投領督工白牌分工告示并工冊丁單督率興工定限二月中農典之日爲止如有久[illegible]負丁者不完工區責塘長畝責該年仍委官親詣督查驗完一年分定工次而後已如塘長該年作弊曠役年有豪強故意阻撓致悞一方水利者許令委官拿名申究罪則往日之奸棍不復能以虛名漁利今[illegible]之[illegible]亦不得以偷安曠業矣一定分段籌土之法今日塘長走縣照分定每年工冊具認狀領工後隨該本縣酌係大工即日親詣勘段派工餘則或行水利衙官或委別官減從親往而勘派之日塘長該年會同該區糧長畝排年照同分民務在至公蓋地勢河身隨其擠形若一槩云其河長若干濶若干今應浚若干其間深淺濶狹難易不同人情必有

不均之嘆工程便無責實之理故勘河之時務盡其法準丈竿沿河點水所測淺深即便冊記兩邊河涯水際拽繩而行持竿點水冊記如之又用兩人於兩涯水際拽繩而行以量河底丈尺其測水之淺深量河之濶狹看有不同處即便釘樁分段逐段編號他日算土計工全在於此淺深濶狹係相同當論丈數分段如原議欲令水深八尺據現在通流水有三尺此處該去土五尺矣應作一段算土二尺之處該去土六尺矣應作一段有水四尺之處該去土四尺應作一段其濶狹亦如之分段既明兩岸各釘一長木橛令深入土中名曰信樁樁上出土三尺上書原編號數及長短濶狹深淺丈尺仍於四旁用土封識不得移動此樁不獨界限分明亦可認記老岸以虛報河身丈尺而他日使典工之後不得增高兩岸的據第一緊關工夫只在此時也其丈竿三根尺寸須要刻定丈繩二條丈尺不差方無弊竇惟偏重之議絕而人人無不奮力線繫定又必官府驗准分段算之功矣一定計方派

均之法每丈土四旁上下各一丈爲一方每方論土千尺該一千六百挑每方用二人名曰二挑大凡人夫息乃可長用如從河底升岸從岸遠堆大約相去十二三丈該用二人接挑計每日置挑三人約可土四百挑計四日積一十二丁方而置土之人其力稍省法當更番以均勞逸挑泥上岸工給米五升取爲中工若業戶出食佃戶出力若給銀錢易於辦米若值重妙在撫衙交擔其力少或半支銀錢即以米價准之每丁食米六十如河深廣濶參加增接挑人夫大約尺加增接挑人夫一名底泥淖中或從河登岸或兩人挑可行人板挑可行大抵增一堆工從甲用力甚難其行半之須一土地的量每增路一人每方該增四工計加丁食米一斗准此例分段之後此法既握筭於堂中勤惰不難立判矣一定明白不論傻及查係土方折筭既明即萬夫不易一牛可驅照例筭該區本年工次即將該區田地一萬五千畝應用三萬人夫如本區有用三萬人夫之法每丈土四旁上下各一丈爲一方每方論土千尺該一千六百挑每方用二人名曰二挑大凡人夫息乃可長用如從河底升岸從岸遠堆大約相去十二三丈該用二人接挑計每日置挑三人約可土四百挑計四日積一十二丁方而置土之人其力稍省法當更番以均勞逸挑泥上岸工給米五升取爲中工若業戶出食佃戶出力若給銀錢易於辦米若值重妙在撫衙交擔其力少或半支銀錢即以米價准之每丁食米六十如河深廣濶參加增接挑人夫大約尺加增接挑人夫一名底泥淖中或從河登岸或兩人挑可行人板挑可行大抵增一堆工從甲用力甚難其行半之須一土地的量每增路一人每方該增四工計加丁食米一斗准此例分段之後此法既握筭於堂中勤惰不難立判矣一定明白不論傻及查係土方折筭既明即萬夫不易一牛可驅照例筭該區本年工次即將該區田地一萬五千畝應用三萬人夫如本區有用三萬人夫之法開河之

役以一歲五千畝應乙年開河之役兩年輪轉互爲歇息如一歲十甲則以前年開河甲開甲歲之河亦互爲循環也如官甲圍戶有田二百畝則甲歲役田百畝乙歲役田百畝亦當自爲循環不致併累所以不論優免者濬河本以資灌溉備旱潦爲已田耕耨之計非公家力役之比也至於某區田畝則五年輪濬次第無不周徧更不當單之內除河枝河大小溪舉之法亦通力合作之意也即有河道深濶處五年輪濬册所不及亦不得希圖規避益通流當稔之田尤當效分力協工之義且十年再勘浴桑不常勞逸均受法始歸一古記鄉田同井故井該爾同區合命按之理勢應當如是但塘長該年十年輪當一次督率之日常少歇息之日常多惟該區田地人夫兩年一役歇息時少不得過用其力使爲可繼大約以每畝出米二升爲止每土方一丈役田三四十畝或五六十畝如該區本年工小土方數少不妨減至幾合多則必不可過也如工鉅難完法當先濬一半餘俟來年其已後工程通年按去但該區一年定舉一役河道之內法無再舉之例

[illegible]貧難人戶於農工之日論塘長該年對衆册開果無情弊故次恤貞艱窘之輩特與免派該區不得過數一定督率工力之法當分造册之後逐段丈尺瞭然目中然後將該區應濬河身共該若干逐段折算應挑土方若干次將該區本年應役田地算該每田幾十畝派開工人夫每方工食該若干每畝工人夫每方工食該若干每畝應給與佃戶及做工者應出米若干逐一折算册開田人書告示張掛工所塘長該年據法細算逐段土方計該若干應派某甲業戶某某該田地若干應派某甲業戶某某該田地若干應派若干遵照告示法則逐一開註工册送縣覆驗無弊給與印信遵守然後同該年至河公同輪役五甲業戶及業戶姓名各人認樁丈尺分釘夫樁樁上明書土方丈尺令該若干每畝應出米若干逐一折算册開田人書告示張掛工所塘長及業戶姓名各人認樁丈尺分釘夫樁樁上明書土方丈尺不一一躲避其各畝該年又赴工一躲避其各畝該年又將本畝應濬夫役人數每日塘長執官給白牌督率一區工役該年吸鑑催趕在河不得少偷至晚該年又將一日內挑濬河夫總數報之塘長填註工單該年又將一日內挑濬河夫總數報之一限至期塘長該年將冊送縣查比如工小赴水利衙

查比區工不及分數責塘長屆工不及分數責該年若有頑戶抗拒不行赴工又不給與佃戶人夫工食又或人夫支領工食用力不齊許令塘長該年稟究一二以警其餘若遇風霾雨雪塘長開報定以晴天十五日爲一限三限完工　一定稽查工程之法凡濬築之役督率全在塘長該年故半月送册查比而一區之勤惰立見矣若頑戶最多之處必官府親詣工所查勘比較人心方有奮勵至如勘河分段之始及事畢查工之日大工則印官親行小工則水利衙或委官代之一一將工册工單臨河丈量方絕虛報塞責之弊而稽工之法全以三樁爲主初分段編號時兩岸相對各釘一橛用土封識者名曰信樁一將木橛三根刻記丈尺二釘兩邊岸底一釘河心與水面平河本無水者與土平名曰樣樁若有水者除去河水尺寸若干將應開尺寸釘入土中無水竟將應開尺寸釘入土中即時逐段册記明白每比限時露竿一尺則去土一尺矣工完時樣竿原刻尺寸盡露則去土盡如數矣須河心與兩岸樣樁相向者方爲合式又用丈繩於兩岸信樁相向拽平方丈竿於樣樁之上以量虛河淺深如繩在竿十尺上[illegible]

[illegible]尺矣取初勘時造定丈尺查之尺寸不[illegible]

逐段中或一戶自濬若干或數戶册濬或一甲册濬若干各各分認工次公同塘長該年丈量分認釘橛爲記名曰夫樁總之三樁者稽工之準也册單竿繩稽工之具也驗老岸量河身查三樁測竿拽繩稽工之法也所憑全以原造河册爲主　一定官助興工之法凡溝渠浜漊田土附之蓄洩者多如木之有枝也名曰枝河枝河工費輕省悉資民力無煩官帑而枝河之通流全藉大河爲之源委如枝葉之有本幹也名曰幹河若濬幹河先將工程計算土方明白造册次將幹河經過區畝合算輪年應役田畝民力能任幾何其餘工力須憑官爲設處協助方能興工但官力所開之河亦不必任用泥頭別作分派只就原分河段信樁及細分夫樁明算土方丈尺其民力應開者責令自開其官力協助者即將官帑銀米照土方丈尺給與各夫仍填註於各夫工單之上以憑稽查但工單留各夫之手而工册留塘長之手若有給散務要眼同對註明白方准給散若各夫不係田戶佃戶必要親識保認方准給[illegible]錢糧入手即便逃躲廢工也若給散時塘長該年[illegible]故阻撓需索及各夫親領之後爲之設法侵漁者定以贓究若衙門人役因而賺取者一體究治　一定照單給米之法官

府始終查工全憑原勘河冊而塘長所司在工冊各夫所執在工單此一工單者計工在此支領工食塡註於此限期比驗工畢查驗亦在於此但夫給一紙大覺瑣屑祗於逐段中每一夫椿給單一紙或一戶或朋戶總以一單論如係田戶本身赴工只照告示派工法據田認方不必復論工食矣如係佃戶開河或係閒民做工當依單上原塡丈尺照例支米其每日在河開浚工次該年逐日塡註其支領工食數目業戶註明單上方行給發他日據此稽查各無欺隱若佃戶及做工人夫領米入手開土不如式樣許業主呈明官府驗單清理若佃戶人等遵依赴工土方無悞而業主抗法不給工食或故意短少亦許佃戶人等執單呈官拘提追給又如幹河工程浩大官帑協助錢糧亦明註公單一體查考一定要害閘壩之法水利之酌盈濟虛全在乎建閘置壩宋范文正公言修圍濬河建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郟僑亦云漢唐遺法自松江而東至於海遵海而北至於楊子江沿江而西至於江陰一浦一港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所以外控江海而內防旱澇也浙東地形高卑不一今時水利最善無如寧紹以其講於壩閘[illegible]今沿海地方不能深浚河渠蓄用山源湖蕩之[illegible]往往專用江海濁潮淤塞道爲害不小蓋潮水挾有浮沙一日兩潮每潮淀沙一箬所以旋開旋塞民力豈堪且湖水澄清底泥淤爛農夫箭取壅田年復一年田愈美而河愈深濁潮灌田沙積田中田力日薄一遇大雨浮沙滲入禾心苗生漸稿而所收亦薄利害懸絕吳人多未之悟也今議於豐穰之年治河身開深處相度形勢宜建閘以時啓閉或有當築堰堰攔截者其工料之費俱於該區田地輸應本年出米濬河數內量取其半餘則助以官帑此亦美利之當興者一定勘河省役之法凡勘河之法先令該區畫一河圩總圖次開幹河枝河幾條然後按圖披冊逐一丈量通計某河若干丈自某至某面廣若干底廣若干河深若干分段註明白不惟開濬時可計工力儻有侵占河道致爲水利者亦可以時清理其該區內有河身深廣通流者載明冊中無煩工力即一河之身有南段塞而北段通流者亦有南北塞而中段通流者一一註明緩濬以省民力但地形水勢變遷不常法當十年一勘酌量緩急派分工次

四十五年上海知縣呂濬開繇郡城抵縣內外水道

陸彥章碑記畧　上海澤國也城中市民麗雜苴礫雜投而豪家大族漁閭井小利岍日益拓河日益狹久則屋其上無故跡可尋故市民旱則涓滴無所求潦則溝澮無所洩穢則菜厲火則延燼城西河港漸成平陸郡邑往來者非步即騎不然取道龍華轉黃浦始得達潮退則一芥可膠風橫則萬斛可覆呂公二爲父老疏城中河河旁有屋其上者不問單赤豪貴立撤如河故跡而止凡百日而工竣乃疏城外河城西自肇嘉浜至新港湮十八里城北虬江達嘉定湮十五里丁夫雲集又值歲晚冬暵凡百日而工又竣自是郡城之舟直泊縣門汲者舍浦而城行者舍騎而舟公私交利

天啓元年華亭知縣章允儒同呂濬濬莘村塘華亭長二千三百丈上海長一千丈二年華亭知縣郭如闇濬官紹塘橫瀝河長二千丈有奇上海知縣鮑奇謨濬張家塘東自黃浦口起至華亭界長三千二百丈三年如闇復濬府東北城濠二百四十丈四年復濬蒲滙塘徐家浜及城內穿心市河長三千五百餘丈五年華亭知縣徐尚勳濬海螺港長一千七百八十丈鮑奇謨復濬張家塘長一千一百六十丈尚勳復濬城濠河涇及集賢涇黃　橋等河自萬曆間頻遭水患專設導河夫役有司加意修濬每歲舉行江河通利

六年青浦縣知縣鄭友玄修築田圩青浦自水災後低鄉田畝日窪友玄令業主出米佃戶輸力分大圩爲小圩界長圩爲短圩便於戽救傍邑傳以爲式

崇禎元年蘇松水利道張孝濬華亭莘村蒲滙官紹等塘

長六千四百餘丈濬上海陸道浜莘村塘小閘港四千七百餘丈

禮部主事陳懋德請濬吳淞江疏畧　臣鄉吳地疊災奇困數年之間大浸居其七八而至丁卯一歲之中水蟲風三災沓告訪之父老僉云雖係天災頻仍亦由人事未盡叩其故則謂吳水鄉以水爲利而今反受水之害者惟水政之久廢而莫舉也臣按江南水患永樂二年特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疏治正統五年特命巡撫侍郎周忱疏治弘治四年特命工部侍郎徐貫疏治其他用部郎臬司與地方有司隨時浚理屆指而計大約十餘年一興水利以故歲不告潦田獲有秋國家額賦輸將不竭而府縣尚有餘積以備不虞乃今水利之不興已數十年吳淞江入海故道化爲平陸矣白茆七浦塩鐵等洩水大川僅存一綫矣止劉家河尚通而潮沙漸淤亦非故跡所以一遇霪霖太湖西來數郡山水奔注蘇松下流無從宣洩數百萬頃良田悉成巨浸夫臣鄉雖一隅財賦半天下況今邊警需餉仰給東南尤爲至切使及今不治而水患日甚一日災祲易乘蠲賑難望小民皮毛俱盡猝有他虞即國賦將安所從出哉當事諸臣非不熟知此爲要計而苦值公私交匱不敢輕舉臣愚以爲幸遘聖明在上軫念東南即如織造上供仰荷停免則此項錢糧中酌其可動支者并清查原設導河夫銀即足充開濬水利之費仍倣祖宗朝例責任大臣如周忱等假以便宜聽其相度區畫期於成功而後報命是即以所留於地方之物力興地方無窮之大利不但立拯億萬墊溺生靈於衽席之上而使江南數百萬賦稅源源上輸漁小儲成大儲不加賦而賦日裕不別求惠民而民受實惠臣所謂根本之計似緩而實急者此也

二年巡撫曹文衡檄同知錢永澄濬華亭金滙塘橫涇河呂河涇徐家浜上海俞塘等河萬餘丈修築黃浦塘岍二千餘丈是歲知府方岳貢濬府城內諸河發帑募夫隨運河土增築官塘自西馬頭至五里橋長隄高固行

旅耕作胥利焉

三年巡撫曹文衡濬上海肇家浜二千五百餘丈四年知府方岳貢濬華亭盤龍塘亭林鶴頸滙河運港後港鹽鐵塘南橫港六千餘丈上海新涇一千八百餘丈

五年巡撫莊祖誨督通判朱啓元濬華亭祝家港浙河三千六百餘丈上海新場河沈莊河青浦蒲滙塘四千八百餘丈築泖塘澱河岍二千八百餘丈

七年巡撫祁彪佳督濬華亭蒲滙官紹等塘上青蒲滙莘村等塘萬餘丈

八年巡撫張國維督知府方岳貢華亭知縣張調鼎勘[illegible]

濼闕坍塘長二百八十九丈內患口一百十九丈東西兩塘接連患口一百十七丈有奇東盡塘五十三丈官給料價工食銀二萬餘兩岳貢率屬經始舉人吳嘉胤綜覈冐濫石塘以成

錢龍錫石塘記畧　余家濱海不百里間丈老言每夏秋交颶發水湧俗謂之海嘯先時嘗患此則就舊塘增卑倍薄官帑費而民力瘠吳及嘉禾鹽官沿海平沙沙性融散不可傳萬里風濤以一堤爲培壘而堤土猶客土也水浸淫潛衍而入狂飈翼之即比閭列廛可利那陷則海塘之關係我吳邦尤重且亟已濼闕者吾郡漁舟入海採捕處也其外漁舠鱗次併無蔑沙漁人緣堤上下如蟻附然春夏百賈蝟集勢家構闤闠爲居停萬趾交錯土既不膠附而蹂躪無虛刻宜堤獨此善潰矣考誌萬曆初年曾潰潰而築猶土堤也費逾千金崇禎六年季夏望大潰至中秋望季冬朔再潰七年元旦與六月幾望又連潰海潮洶湧與內河合沿河數百千頃

鹹濤出沒禾汲汲多淹死者邦人大恐適邵侯禹修方
公自覲歸偕邑侯張公[illegible]於衆僉請今提必以石如
鹽官設仍以土是歲[illegible]千金抵海也或又謂海勢不可
與爭宜徙而之內侯熟計海趨沙枝河益橫[illegible]內徙何
能支且腴壤淪而賦不辦非守臣所敢任也定議塘必
以石必仍外貫顧石費十倍土公請贖鍰風商民好義
者簿記士民之樂輸者二萬有奇金具矣安所得諳練
倜儻不避勞怨毅然以其身仔肩者得吾友孝廉繩如
吳君力彊數四乃可繩如已受事則籲神靖志野處倡
勞酷暑沍寒不憚重趼堦罾規綜纖悉具備如分段編
號以授工也則勤惰稽矣濬河通舟以裝石也則檄運
省矣近採海山以佐匱也則儲用裕矣先築患口以防
秋也則急病醫矣石必停勺木必壯植則基本固矣通
行有石級之構延接有筍便[illegible]之附則輔車屬而防衛
嚴矣侯始塘事爲文罪已精禋海壖繩如往覆條議朝
報夕可或寂駕一艇行勸課海上人不知太守來也役
者俱好義富民獎勞逾格迄終事無譙訶所需金錢
者[illegible]心給發無後期繩如[illegible]然飲水其鼓舞諸役[illegible]
[illegible]不私也則至誠感人深矣工始甲戌仲[illegible]
[illegible]

海若効靈雨暘時若無霖潦滂沱之苦無風波覆溺之
虞群心悅豫溟渤晏如謂非天人桴鼓之應可乎哉故
諾鄉父老之請而借爲記之揭鍰者爲迎拒張公國維
巡按王公一鶚巡鹽張公任學[illegible]役者爲曹家[illegible]錢
鼎新等凡十七人
例得並書載碑陰

十三年岳貢復建石塘二百六十三丈有奇官給料價工
食二萬七千六百餘[illegible]舉人[illegible]董其役

錢龍錫續築海塘[illegible]與民[illegible]海塘計尺二千
六百三十五尺有奇[illegible]役報[illegible]余喟然
曰[illegible]非裕饒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勉[illegible]備所甚急大懼
費金二萬而無[illegible]謂民[illegible]事之再舉也工
以數千計時[illegible]如[illegible]人用之涯人莫不
畏而辭之及數[illegible]懷疑而稽過下見
欲而分功任事者[illegible]統二十五家[illegible]皆嫻
友等夷非有佐分[illegible]也惰窳自恣[illegible]木碎
石聊且塞責計不數[illegible]崩誰執其咎今以何
君一人奔走於腥風濁[illegible]之間[illegible]二十五家

之勤惰上聞上之賞罰不能盡如吾指而督率之術已窮於是獎諭不從譙訶無畏既不能中事謝去而告成且無日乃惋歎夫辭者智而任者愚夫非任者之愚而使之惋歎者失也禹修郡伯之強起懿人也曰吾聞后夔典樂不煩少師今君行矣無置貳信許由之廉者不疑以皮冠發帑之事君其悉寓目焉茲二十五人勤事者復徭窳功者倍役惟君之監視以爲勸懲閱月十有六而塘成木深土堅石齒牡合力與海鬬而膚石不傷塘之內廬者賈者貧者擔者行者游者汲者炊者耕者圃者織者咸懽然曰海國不空何君之功然使方侯不強起何君而任之任之而又使惋歎以去欲成功勒珉與繩如項領相望庸詎可冀乎今海內之大豈無何君苟有事而得人任之不撓權不急成不疑以私久之而績効著白寧獨海塘一役爲然哉嗚呼築海塘二千六百三十五尺耳而事理固如斯矣

御史李模條陳開濬吳淞江事宜畧　太湖袤三萬六千餘頃即在吳江縣郭外自此東出長橋直趨吳淞江奇分而南爲東江北爲婁江即古所稱三江也並注海後東江以築理汾塘廢止籍吳淞婁江爲宣洩

蜿蜒隸於吳江長洲崑山太倉嘉定上海青浦七州縣然水多江少傾瀉不及又蘇郡東北境屬常熟縣有白茅一港分無錫而下漕蠡昆尚陽城等湖之汎濫而納諸江更泖蕩瀼渰千百縱橫交錯總歸此三道昔人比爲全吳之尾閭通則各郡農田遇潦不致騰襄遇暵可施灌溉萬曆以後水政弛廢者逾五十年吳淞白茅湮閼殆盡止婁江一道涓涓細流霖雨經旬數郡水泙湃而下沿海地窿高岡勢無旁洩蘇松二郡竟成巨壑或值亢陽則又幹河澱塞支港乾枯無計導流以資車戽水旱交病十歲九荒兼以國家多事蠲貸難請歷該撫臣周起元李待問部臣陳懋德先後特疏籲懇奉旨下部覆議而慎始慮終未免築舍其說有四一曰時詘舉贏當此四郊多壘用兵需餉如鉅工驟興經費百出正不知百姓近歲之供輸筋髓敲竭倘再罹潦候弱者枵腹而殞生強者棄鋤而走險爾時賑卷沼[illegible]罄無限物力司農歲計所入[illegible]百萬尚能按籍[illegible]于說者謂宜特請明旨俯允杭嘉湖蘇松常鎮[illegible]解買辦雜料錢糧於二三年內漸次酌量有留[illegible]海河夫銀兩完貯而後於撫按道府州縣等衙門[illegible]設法照例協濟及勸募有田之家樂捐助工此有[illegible]年開濬事

宜可倣彼日舉行亦當荒瘵之際非寬然有餘而謀先根本不容不渙小儲以成大儲也二曰吳淞白茅淤沙漸以陞科告佃今一開鑿稅額何償將累樂業耕戶此皆豪民自私自利之談非體國經野之議竊查稅則輕微有司不過歲徵其入以抵荒區逋欠即近該巡按御史餙京具題覈取江海沙漲科糧充餉豪民乘機或亦冊報及之但關水利要害何惜此涓埃而誤農田大計凡籌策利害當權輕重即使開鑿果不便於佃稅諸戶而水利一興樂樂利利之民何啻萬萬水荒之田亦開墾成熟不待包賠得失天淵政可相提而較三曰裏田築圍支渠撈淺聊備蓄洩姑緩疏瀹此未悉吳中原隰耳從來治水治田兩者相御不可偏廢撈淺圍坵即是盡力之溝洫但來源之水既無泄宣湖流駛駕常高數尺或盈丈而隄岸可若是崇乎即崇矣而洪濤晝夜衝激能不傾蕩乎若旱魃爲虐雖渠深亦竭遠盼震澤而思桔槔必無是望所謂江不開塘不通縱岸堅如營壁而苗亦坐槁斯開濬之萬難濡滯不待智者而決矣四曰大興水利必設專官方今裁汰冗員添一官多一官之費臣嘗詢訪父老所傳言遣人臣者必以夏原吉徐

如環爲例言加敕巡撫者必以周忱李充嗣歐陽必迪爲例言添道臣者必以吳瑞等爲例以臣考求往蹟夏原吉布衣蔬食躬親胼胝仍有都御史俞士吉通政趙居任少卿袁復給事中姚善偕行贊理若徐貫俞諫體統嚴重貫亦乞主事祝萃隨巡在今日用大臣尤爲未便巡撫受敕如周忱善矣時忱兼理浙西糧儲均平賦額節省倉庾甚裕便宜動支廩粟故得奏明多官至李充嗣之日巡撫事緒紛紜亦請差協理郎中矣海瑞目擊時艱自疏請旨肩任畢竟分巡撫之餘力止治吳淞一江而踵濬白茅以陞任去亟致有遺憾添設道臣無慮數次止吳瑞一人當成化初克稱厥職益水利輿情恒須獨斷道臣掣肘各臺文移顧忌必如部臣姚文灝傳潮林文沛顏如環四人專職勤事勞績於今未泯蓋部郎甲榜初例朝氣方銳事體歸一不辭瑣屑又官秩未尊可與巡撫每事咨決巡按亦得旁察短長凡出行省事騶從稀少不糜供億職列京銜不受各差節制假以璽書杓操舉劾府佐州縣長並勢分相臨呼吸立應上下各便惟設官添費不可苟且臣亦反覆計議吏胥承舍當於蘇常兩道各省二名可備使令公署則有舊設分司無俟剏建秖此官大半居水乘坐官舫亦於撫

道取撥不必另造其差定限奏績最則優遷殿則劣處斯水利立見成效矣

郡人陳繼儒開吳淞江議　書經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蓋宣歙苕霅諸大水皆西注震澤東達於海震澤者其腹三江者其尾閭也一曰婁江即太倉之劉家河是也以婁江訛而爲劉也自震澤從吳江縣經蘇城之婁門由崑山轉入太倉此蘇州之水口亦常州之大水口也一曰東江即松江府之黃浦是也以西浙水來故曰東江也此松江之大水口亦嘉湖杭之大水口也一曰中江即今之吳淞江是也自東及西橫亘七八十里海忠介開鑿而後歲久僅存故影蘇州之下流不能洩而蘇州之低鄉困矣松江之上流不能洩而松江之低鄉困矣於是吳江常熟常州崑山嘉定太倉以及華亭青浦水勢漫延無不受其殘滅者屋廬塌毀田地拋荒此緣旱無灌輸潦無洩浸故耳以愚計之度非千夫不可非設處八萬錢糧不可錢糧非協濟不可非專官責成不可非衙官分督不可非大戶催儹不可六七十里之遠道非立標分界不可非蓋廒分棚不可又須巡行加海忠介公布袍草蔬帶星出入面給錢糧不遲緩一[illegible]

而後事[illegible]之東入故也海潮渾濁潮退則泥留矣泥厚一箬一日兩潮則一年七百二十箬矣日積一日年厚一年雖欲不淤塞得乎識者云自西徂東開至盡頭處留里許不開以壩海口既無潮退泥留之患又省防鹽防盜之虞若逢水災洶湧請牌開壩來歸[illegible]日可濬小洩復塞何畏海潮何傷風水此開吳淞之[illegible]策也但以銀米召募因救饑貧其功迎派撥民夫因累塘長其害大其功遲知此而禹蹟可成海忠介可以並享而血食矣

本朝順治三年丙戌巡撫都御史土國寶修築濼闕捍海石塘

七年庚寅捍海塘圮知府廖文元繕完之

元年壬辰巡按御史秦世禎檄華亭知縣劉成龍濬春申六磊紫岡沙岡竹岡蟠龍蒲滙諸塘及丘涇橫瀝張涇

俞塘沈漕涇千步涇并支河二百餘仍令塘長每歲修治不得派濬遠方

勘實坐派開濬河道各荒圖　三十六保一區二十八九圖　三十八圖　四十四十一圖　二區三十六七圖　三十九四十二圖　四十一圖　三區三十四圖　三十五四十四圖　三十一四十五圖　四區一圖　二十三十圖　十八圖　二十一圖　二十七圖　五區四圖　五圖　十二圖　三圖　十四五圖　十六圖　十七圖　七區三十圖　三十七保二區十三九圖　十五圖　二十圖　三區十四八圖　二十一圖　二十二圖　二十四圖　三十一圖　以上區圖皆東北荒瘠之地澇則積水旱則絕流所設開河塘長向多撥派遠方開濬致本圖河道愈塞故秦公力行禁止刻石示後永爲遵守

十年癸巳知府李正華大濬府城諸河

松江府志卷之十六終